K711.8
L962

知至而后　三句　金門撰

由知至以遞推于身而明德之效見矣蓋知與意心與身皆德所務全也由知至以遞推之身修明德不既驗所止哉且大學首言明德其從入也既由知以為進德之由而其考成也亦即由知以著明德之效蓋德之統於知者原無或全或不全之數而明之驗于己者自有一全無不全之功為之遞著其效而明德之止固有徐推而可驗者焉如物格而后知至知止不既有其驗哉雖然本一知以為功則以知而啓明德之端者何敢于知后而遽期其備德之驗然本一知以著效則以知而基明德之止者即可于知后而遞徵其迪德之符夫知至而后何如哉

是開口處即扣住處

凡人之有知也原不離乎意特自知之未至則用其意以存誠也難用其意以飾誠也易故求意之誠者斷未有舍知而能誠者也惟窮理既澈于知無或歉之處而存誠去偽其后焉者也是誠自有誠之事而但不可預奠于知先也古人所以亟亟于知而不敢略也意誠而后何如哉凡人之有意也每見端於心特自意之未誠則有心而不克見其正無心而仍不克見其正故求心之正者斷未有舍誠而能正者也惟戒欺既外于意無或偽之端而無為守正其后焉者也是正自有正之事而但不可迫求于意先也古人所以皇皇於意而不敢偽也心正而后何如哉凡人之有心也恒主宰于身特自心之未正則有具於身者而不得其修有接於身者而亦不得其修故求身之修者斷未有舍心而能修者也惟中存有主則心有不偏之弊而躬修著籍其后焉者也是修自有修之事而第不可遽望之心先也古人所以抑抑于心而不敢安也是蓋有不可強致之功焉底于知者未至將有意非其意心非其心者而更何望於皇極懋建之模抑自有可順推之效焉全乎知者既至自有誠得其誠正得其正者而又可遞著于清躬作則之後是可由明德而進推之矣

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止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后真精神也獨能體貼○看此文着力都在下截而重上截之意俞透故

重在意理不爭語句多寡也○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因致知亡傳此理少發明耳○

知至

湯之盤銘　全

考新民于古聖君子無異用也夫新無極惟所用耳商周皆然君子豈能自己乎嘗謂天下一日新之體君子之治天下亦不過常新之用惟日新則開新之原不可誣惟常新則推新之量愈不容已聖人鑒前聖以垂言君子法往古而立極道無不同事可例推也新民者亦進而思其故哉學術莫備于洙泗治法兼美于商周傳之詩書識大道所自起極之人天見學問所由深湯有新湯用之日日又日繹盤銘而思懋昭之君子也湯其極乎武有新武用之作之新之繹康誥而思敬義之君子也武其極乎文有新文又用之舊邦新命繹詩而思純德之君子也

明曰其極如何人說到無去

體用二字不確

二語老繫

不肯繫要或以為淺淺脉說更誤人

新如何有用字亦帖新字不淺

提極字妙甚

提君子自

文其極乎以學為教傳世久而烈彌彰誦前聖之有赫以道為治藏己
容而用益微見乎物之非遥君子曰新之用其無極也哉新之極其有
用也哉耳目之前有及之者精神可竟而不可竟也冥漠之際有通之
者志氣可量而不可量也將以盡天下之無窮先不窮于用將以求天
下之無極先不盡于極無所不用其極君子哉是謂知開新之原而新
日開之是謂能推新之量而新常推之商周之君子與用極之君子不
同一道哉新民可思其故矣

當蕪穢靡敉之時見破室超乘者真不翅谷中足音固不暇索斑摘
累也然論文則不得不求其至當看註以至善訓極字以皆欲止

于訓無所不用甚明故用字只帖極字拆開別用不得惟將用字與
極字新字混看若可以互相牽搭者故下來虛字皆不當于理如篇
中有新用新其極乎新之用其有用先不窮于用先不盡于極等句
其為語病不小而最悖者無極二字無極是無至善也而可乎此與
戊戌無為而治題破云無為而有為者正同皆求深而得謬者也

湯之　左敬祖

○湯之盤銘　全　正局　熊伯龍

傳者以新民望天下、而稽古以示其極焉、蓋君子將偕民於至善、而可苟焉以為新乎、商周之間、其極可覩矣、且君子誠得操天下而為所欲為、詎不欲舉斯民于三代之隆哉、而考其功用之所存、恒令人有不醇不備之感焉、則未嘗深求古哲王之意、而積吾學以通之也、夫言治莫患乎無徵、而立法必崇其所尚、商之民、湯治之者也、周之民、康叔分理之、文王始靖之者也、以彼道德一風俗同、後之君子、何嘗不流連感慕于其際乎、乃其道固未易易也、讀盤銘而知小物之克勤、不敢忘焉、日新又新、其不遽求乎民也如此、讀康誥而知一方之淫酗、不可棄焉、新

○疎○蕩○正○浮○題○肯○

文氣行徐極有風度

辛強

而言作其不因任乎民也如此讀詩而知怙西土燕皇天其道光明焉舊邦新命其永命于民也如此〻以見天下之大可為而治天下之誠不可以苟焉而已也後之君子則何如哉自其本而言之而建厥中以為綏猷之始萬幾之中無一瑕焉而後即安非自勞也新之先寔有是不易之理而君子不敢不及也以全天德以體王道豈細行歟自其末而言之而錫厥福以昭蕩平之應萬人之聚無一愚焉而後即安非動衆也新之中寔有是當然之事而君子不敢不勉也商俗之駿厲周道之尊親豈小康歟詩書所載歷世所傳其心則一人之心也其道則天下之道也用而必至于極也君子猶夫古之欲明〻德于天下者與自

一來古宕末節界地分明

無所不用意足

老致

先中字俱下

得斟酌

非然者世仍商周之世學非商周之學後之君子不徒覽古訓而流連也哉

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學者便成套語　陸雯若

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骨也然又須知氣骨尚未是盡處緣作者精神止到得氣骨上住故文極蒼古而意理疎薄後來之一折而為浮套亦其勢然也故論氣骨者又當求之意理

湯之　熊伯龍

湯之盤銘　全章　王庭

合王以言新君子用之有本也蓋新民本於自新之所由極也命且因之而君子敢別求用哉且唐虞不易民一變於前一動於後言新昉矣事經鼎革取新特稱當夫天人協應傳述所易知其先克致之勤非自矢不悉有志者無敢倖焉也君子繹自明之說為慨然念民焉謂予一人其無所移責也昭昏在世與身共之後之觀民者始之而觀我茲萬方其羣有待命也鑒觀自我與民由之下之應人者上之以順天因為嘉誦詩書旁搜典誌湯盤有銘小物警心於是乎取之其言曰新再三不一及民何也夫民視儀而動聽唱而應儀隱則下無動也唱默則

言新始湯武有舊染之人當革也須有此發明

先秦之古峭近人所不知矣

下無應也置身汶汶而責人昭昭者無有湯之以新先民斷章而觀即康誥之所作新也夫子孫之淫酗不能庇之於祖故繼湯有武之事皇衆之敬勝無敢恃之於天乃先武有文之功由誥遡詩言民言命不一詞大都不離新者近是君子雜觀而博取之誠知事非一人而法後王之理即如前王可盡之為一人之事休非一時而食先世之報迄乎易世可合之為一時之休由新而得用由用而得極是故志此凜凜也移風易俗非文誥所能為不敢驟用之民以徒滋其疑叛而自祓於風夜無所不極其艱危非然則自棄其民而即之怠荒也昌後燕天非譽頌之可侈無能妄用之命以實甚其矯誣而罔息於旦明無所不極其昭

（貫落獨出新論）（無所不用穩來得住）（反若亦是先秦風韵）

格非然則相稱其民而道之假易也新民者其敢為倖乎哉詳言身而略言民切念於求寧功必祈夫勉勉急言民而緩言命凝休於疾德政無取乎優優君子之止善於新民也如此後世改朔易服謬侈天符運世為無本矣恭儉稱漢仁義效唐雖俱小康前猶賢於後哉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為歸再上至兩漢而止若周秦手法與心口隔閡自然運用不來矣讀此便覺古音不遠○前三節人皆平叙此獨以散行側落局勢一新通身疎古

湯之　王

湯之盤銘　全

施閏章

新民有全學稽古而立隆焉蓋新無不暨新民之極也君子其繼美商周哉今夫王者肇造區夏未有不予天下以更始者也然古后光被一世惟是欽懋厥躬而考俗底於平章升中告之冥漠皆有勤勤無盡之心與天人相昭格焉新民之自虞夏者邈矣請言商周鼎命方興風聲在沿革之間而法所不能易者示之以德則惟昭日躋於聖敬而下民有其周行詔令伊始上下在祗承之內而眷所未易祈者協之以休則惟勵星拱于宸修而上帝有其歆監爰採詩書所言異詞總之不離言新者彰彰也湯盤銘之矣王者憲天立學有億年不拔之基則無一日

○文氣莊重爾雅○與板蔵虞縟者遠○別

○有新新命融洽而出

可懈之業矧湯之割正乎夏也有戒心焉念茲在茲無敢逸豫湯之先民而建本率如此銘也康誥陳之矣王者代天蒞衆有萬邦為憲之猷必有一人作所之力矧康叔之往侯于衛也懼慆德焉為冀為匡示以不佻武之偕民而寡過率如此誥也周詩又咏之矣王者應天秉曆有四海敷錫之美必有奕祀長發之祥矧文之對越乎上也有積功焉亦臨亦保仰承無替周之得民以燕及率如此詩也猗歟商周之君子用心于維新者抑何人已交修上下同得也斯為新民之極乎君子知所取法矣聰明天授必以學問著首出之尊故風夜自濯而俗泯風愆兆庶允從而瑞徵寒燠所為以一新無不新者全聖德于無疆廻履日嚴必以高深樹會歸之則故斧藻清和猶慮無以淑物神人協應猶懼無以答天所為以既新而新無可盡者勅皇躬于無斁後有君子可不以三王為法哉

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為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穠淡間論也奇正穠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衮舄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學之紈褲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為貴重而流于穢怪乙未以後以講章為貴重而流于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為貴重而流于乞媚摠皆于服飾講貴重而不知

其真輕賤也。看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湯之施

湯之盤銘　全　王廣心

徵新于君子、盡天人以為用也、蓋新以極至、而極以用深、自新以迄新命、君子由以建民極哉、今夫帝王之興、將以康人斯民也、而必有震動不敢康之心、與一世相求於無盡、故勅幾端丕變之謨、兼莫昭燕天之祉、播之顯爍、而措之精深、奕代猶將見神明之用耳、經言新民、由明德而要之至善、知古君子所以用此歟者、蓋有其極矣、君子翼厲本諸性情、則繼離出治、顧與方州考志氣焉、故雖景曆茂昭、而黎德未熙、日在深宮洗濯之內、君子齋祓深于學問、則靈承有衆、顧與海內同昭格焉、故雖宸修克鑒、而民風永迪、不懈南郊盥薦之忱、此其用莫明于商周

○所○不○用○精○神○是○自○新○之○命○本○領○

○是○無○

先出末節太綜

詞累

之際矣湯之民舍穡徂征織德祛也而其用在日躋麗天之照無疆聖人之心不息日新又新崇皇建哉於是作盤銘武之民藝黍臧心腥聞滌也而其用在明作元子之功執競康侯之績明刑新民有作遵皇路哉於是勑康誥文之民江漢移風嘉師乂也而其用在昭事壽考之德求寧上帝之休與宅舊邦新命慰觀成哉於是颺周雅蓋君子承神靈之緒愛厥民者甚重則殫厥用者不得獨輕故用有其勞不敢朕躬而逸用有其晦不敢冥眷而嬉推之新有量用不安于有量即至庶民錫福而予辜予悔謀一日者厲及萬年君子立締造之先保斯民者甚詳則究斯用者不能獨略故一人迪德廣其用于元侯萬國馨聞神其用於祖考推之新無方用與之為無方當其帝版光昌而無怠無荒定一朝者勞兼百代蓋極之無所不用有如此

是極雕繢文字讀其中三段字字切合而所言精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槩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為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湯之　王廣心

湯之盤銘　全　吳之紀

三王立新之極、有交深于所用者焉、夫以治身之理治民、則真大命君子之心矣、合觀詩書、新極不昭然哉、今夫道可自淑而不必協乎天人者、至人不以立訓顧或以互見之理、而嘗有各舉之辭、豈其用有殊軌歟、建極所以錫福、綏猷即以承天、古之人一加民而知其學之備焉、故足述也、明德之總以新民也、豈無故哉、先朝廷而後風俗者、君師所以辨綫、而昭格被之量、則維皇相協之意、自不越乎訓行、精理身而緒及物者、祓濯所以昭虔、而亶敷錫之隆、則勵世磨鈍之權、直克操夫運數、蓋德未有不及乎民、而新未有不要其至者也、使民可或遺、而新不必

非僅語然今人所求惟恐不然

已天下、處處抄得去者定

須宕展局

忽然號起風濤掀翻

至彼商周盛王或天錫智勇則去瑕詔媺當無事箴勉之文或烈奏永清則率德向風宜徐俟優柔之化且也世德作求小心昭事則亦為祖宗守其國為天子治其境足矣何必風行江漢以至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哉然試取湯銘康誥并周詩讀之曰日新者貴加厲也曰作新者重迪率也曰其命維新者通陰隲之原得眷顧之寔也若是乎洗心者在是則濯俗者亦在是肆清者惟斯而基命者亦惟斯抑何駿發而光隆也哉以是知新民之未可略而君子之用誠有其至也以檢身之理率物則吾所為學者即以為教而苟且不積于民風所以民曰克君帝曰能子極馨烈之茂昭而祇勤天子與庶人同學之治以建極之精經世則下近之而為光者帝錫之以為休而王事不嫌于求備所以治成小康命懼難諶即天人之交應而無替正己以正天下之思無所不用其極斯明新合而至善備歟

孫若士評云勢者馭文之善物此文善于用勢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髖髀湊理皆以神遇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認清末節自新新民皆當止于至善為湊理而以上三節為髖髀只用一反一正奏刀騞然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湯之　吳之紀

湯之盤銘　全章　變局　史燧

新民有全功、稽古而可竟其用矣、蓋新民、必推之自新〻命而始全、君子生三王之後、安得讓其用於三王哉、且王者興而風厲群倫、有不私其善于己之意、有不遜其能於古之功、凡以大濯俗而昭丕變也、然觀民不闕于主德、而式化不底于馨聞、則推行無本、而治術多闕、其於承天治人之用、必有所未究矣、新民之旨、發於夫子、然則帝王有作、將亟亟焉就民而圖之哉、就民而圖之者、其事當於為民也、矯而革之、而難靖者庶頑、推而致之、而未移者衰俗、所以哲后疏觀治要、而有議道自我之思、不就民而圖之者、其事不專於為民、而亦即以為民也、爾室齋

祓而風行者兆姓四方從欲而燕及者皇天所以學人考鏡源流而有進退百王之事故由商言之則有如銘之所云日新者由周言之則有如誥之所云作新詩之所咏新命者躬膺濯摩之任毋論詳於求民略於求民而擇術不可不精〻其術者祗潔清以自治而遐邇自致誠和之應身司鼓舞之責毋論易於動民難於動民而積功不可不盡〻其功者惟飭躬以率物而上帝亦慰求莫之心遐稽銘誥讀詩至文王之化而見三王之異世而同道也嗚呼作睹不殊而風猷未邈君子於此即烏得而不盡其新之〻用哉生三王之後則當以三王之事自居風俗於我緩猷不宜化沮於耳目之不治帝天於我求寧不宜咎生於民志之不和故君子反躬體備而事〻欲如其前修之所已至列三王之中則不容以三王之事自圉甫濯德而議於變恐其感應之尚淺甫同俗而議升中恐其光格之尚誣故君子畢世究圖而時〻欲得其絕業之所未臻然則新民之事何所用之用之至於其極而其道始全也

（入理深湛）（前后整鍊中得此一段文氣便宕漾生動）（皆有刻寔之意不徒以敦龐為）（無所不用句甚有精力）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精思溶煅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今人不講于此徒就聲口詞句求之其軟者流為熟爛硬者流為俗賴皆自以為鍊而不知其入于魔道也是文之鍊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湯之史

湯之盤銘　全　翁祖望

古無不新民者、君子用之極矣、蓋民可不新、商周何以稱焉、君子未嘗不思用也、觀於此而益不自已也、大學首明德、次新民者何、蓋明德則盡乎一人之詞也、而新民則盡乎天下之詞也、盡乎一人者、一人得而盡之、此約略為旨之詞也、盡乎天下者、一人不得而盡之、一人不得而不盡之、此煩重為旨之詞也、曷言之、新以言乎其革也、帝王之業可更而不可襲也、詩書之文可變而不可復也、前斯億萬年、後斯億萬年、處立其中而劑量副之、當為後之所不能及、而前之所不可加、新以言乎其漸也、耳目之明聰可降而不可恃也、身心之意慮可動而不可靜也、

用字單舉不得

之字未穩

所以從湯說起二義發揮盡意

此中便有極字

開乎我者有人繼乎我者有人衡斷其間而稱質造之必令開者分乎理之散而繼者類乎道之兼邇彼陶唐厥尊大道緬茲湯武聿尚豐功讀盤銘之章以言小也以言大也繙康誥之冊以言教也以言學也廣新命之什以言天也以言人也湯革而武因以言正也以言變也武訓而叔服以言王也以言侯也祖德而臣揚以言作也以言述也君子哉曷所云而汲皇若是哉方以為去私而去私之見未去猶有私存也方以為竭力而竭力之後有力猶有力遺也不敢以不可為自委而為所可為則何所自謝也不敢以可為自隅而為所不可為則何所自謝也用之用之曷其有極職是故哉君子哉曷所由而勞勤不遑哉執性以準物而物受其準恐協於性而不協於物也緣物以謀性而性達其謀恐協於物而不協於性也不底於無不足安保其皆足又安保其一足之無不足也不返於無困安知其皆困又安知其皆困之原非困也用之用之曷其有極職是故哉吁儒者之說稱帝王大臣告君動引湯武其亦有鑒於斯章

點次幽峭而有意思

此自新之極

竭力注發極

刻意取新未免幽仄入陰界矣此獨光明峻潔氣宇又極廣遠如登華山青柯坪以上其奇嶮非復人間然終是五嶽景象○看其做新字便從極字體會做極字仍從新字發抒只兩字看得融貫便警切不羣

湯之翁

○湯之盤銘　全章　陳名夏

傳釋新民即三王以觀其極焉夫詩書所載豈非互發新民者與君子蓋以民為學而不敢自以為已極也傳者若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而不徒求之天下以新民非自民始也吾繹古訓而得其學已維湯明德以新民者也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積日而求之其以為搭身之戒也而獨思王者功配天行苟有凡微之未粹可謂無傷于大道而不加之意乎觀斯銘也所以言自新而新民在其中矣武明德以新民者也康誥曰作新民因民而導之其以為開國之藉也而獨思王者神勞一我苟有匹夫之未化可謂無關于至治而不為之所乎觀斯誥

也所以言新民而自新又在其中矣文明德以新民者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承先而圖之其以為受祜之隆也而獨思王者法昭帝鑒苟有明旦之未通可謂無損於觀成而不勤之慮乎觀斯詩也所以言命新而自新〻民俱在其中矣是故君子推本乎厥躬俾天下去汚而就昭蓋無所不推致焉其力未極猶未已也古王者以此作則於上矣而君子能自寬其懋修之實也哉統理乎萬民俾造物陟降而左右蓋無所不感通焉其功已極猶未已也古王者以此立隆于學矣而君子能自隘其昭事之量也哉繇已而及民繇民而及天王者會天人于一原也天道見諸民〻德始諸已君子統人已于一心也無所不用其極

（直接）（無所不用真精神）（條貫精通）

如此其斯以為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乎

上三節中即講透用極之理末節只輕數而意味已足然此言意理也他作於三節即叫喊用極字面又落魔道○老手製作但看他鍼脚細淨處煞用多少工夫

湯之盤　陳名夏

○湯之盤銘　全其一　陳之遴

考新民之學於古聖、君子知所用已、夫銘誥與詩、其言新不一辭、要未有不務乎其至者、君子可不勉哉、傳謂、新民者、明明德於天下而已、德本諸身、同諸民、命諸天、特自其丕變一世者謂之新、要則無所不明、先後聖無異道爾、古大人之能新民者莫如湯、其後數百年而周有文王武王、遐哉不可及已、然君子讀其銘誥、誦其詩、猶想見其新民之學云、其銘維何、盤則載之、若曰、新吾身、視此盤、新吾身以新吾民、視此盤、朝考夕糾、極諸無日不新斯已焉、其誥維何、康叔則承之、若曰、民之不新、維爾封、民新矣、不鼓舞之使永新、維爾封、董威戒休、極諸無民不新斯

○寫自新○○民合一處○

○老辣而潔○

○提高脫不覺提提之多

三段風律古雋

○伏極字以不覺為高○

已焉其詩維何周公則述之若曰民食舊德繄我邦民逆新休繄我邦不顯不時極諸天命聿新斯已焉然則君子用以新民豈淺近自安而希旦夕之效哉身世之濯磨力所能致者吾勉之力所不能致者吾益勉之而已抑豈廣大自矜而侈苞符之集哉天人之感應學所未及者吾進之學所已及者吾益進之而已蓋道之大者無所不周言新而民在其中言民而命在其中古大人任舉一端皆見滌除之全力曾君子儼然首出而可有一民之汚染也乎道之至者無所不慎言新不敢遽言民言民不敢遽言命古大人躬秉盛德猶歷因循之隱憂曾君子毅然更始而可有一念之滿假也乎無所不用其極洵非無故已

（取之）（看其義乃盡二比大見斤兩）（無所不用正是惕厲語）（互看并看分看合）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揷為高在上為侵陵在下為添繞故不為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為得法則愈趨愈下矣看此作揷三極字亦是時法然却是意到而勢不奪可以為式○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圍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為鍊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倒角也此文出鋒處純是銀鈎鐵畫

湯之　陳之遴其一

湯之盤銘　全其二

陳之遴

新民必要於至善、君子稽古而自勵焉、蓋新民者、明德之末、君子圖之於其本、斯至也、鑒乎三王、尚敢苟為而遂止乎、傳謂、（根明德來歸至善）典頌峻德而終以黎民於變、則新民所從來遠矣、古之聖人、明德在躬而天人交應之、是道也、傳諸列聖同中、發明於夫子曰至善、凡以民有時而敝而善之至者不敝、善亦有時而敝而所以用吾善之至者不敝也、然未易言已、試觀表正於湯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銘、著於盤、猶是虞夏之民用弔伐以新之恐慚德之不足以建極也、永清如武而作新民之誥、垂於書蠢茲妹土之民用因襲以新之恐涼德之不足以會極也、怙冒如文

（去傳文脉像如此）（高古有把握）（極即是至善）（即新字中發明極字之理十分精楚）（起）（段段不離新民）（妙于情事切論）（挈極字兼用今法）

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詩、咏于雅。邇昔岐豐之民。用陟降以新之。非甚盛德不足以錫極也。（直接）君子曰。若是夫善之難幾。而至之之不易哉。或用順而善。亦或用逆而善。或用因而善。亦或用革而善。執一理以相求。豈所以盡神乎。或一用而至。或數用而乃至。或無意以用而至。或有意以用而未必至。恃一端以自竟。豈所以通久乎。是故君子之於民也。左之右之。前之後之。務俾協於中。抑君子之於民也。取其身而革之。取其心而易之。取其氣質而變化之。勿令安其舊。凡若此者。皆性情之業學問之事。非區區治具可以苟有所為而遂止也。不然、商周三聖人。千古為極。豈倖而致之也哉。

（無所不用之意始盡）

（只在新民內講）

（收得高古有）

（結構）

此篇專就極字發揮至善之妙。却句句靠定民字。自新新命都溶入新民裡說。若兩節分疏。便犯下章。不是此傳之義矣。極有理脉文字。用革亦高渾古宕。○極有訓至字者。無極太極之類是也。有訓中字者。皇極之類是也。此極字却兼兩義。然畢竟至義為主。中正是至。未嘗不是。却又須一轉。

湯之　陳之遴　其二

○湯之盤銘　全其二　陳之遴

傳者以新民責君子、猶古而勉諸必至焉、夫湯也、武也、文也、吉之新民者、其極可覩矣、君子敢有所不用也哉、傳若曰、新民者古大人以其學治天下而即以天下之治考其學者也、化有所自起而徒求諸民與天道有所必至而或一民之弗被焉、君子以為非但誣吾民而不可為也、抑亦誣吾學而不可為也、蓋嘗考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為成湯、非所稱天錫智勇而式于九圍者哉、宜其所以新民者、令之以必從亦可矣、乃其銘于盤者、則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是乎乾惕不違、將以加諸其民、必先勉諸其身也、一為武王、非所稱執競維熙而永清

四海者哉。宜其所以新民者。因之以為理亦可矣。乃其誥康叔者。則曰。作新民。若是乎鼓舞不倦。雖已得之于民。不敢任之于民也。一為文王。非所稱怙冒西土。而燕及皇天者哉。宜其所以新民者。優游焉而坐鼓之亦可矣。乃其載于詩者。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若是乎昭事之心。奕世如見。苟無以錫之於民。而能以要之于天也乎。是故君子內而修其身。以端其新之之本。不憚繁重委曲。以自致於潔清。其可以率吾民者。無之而敢怠也。其不可以率吾民者。無之而敢忽也。設自新而不造其極焉。是以己之不足。而責人之有餘。尚得為大公之理歟。君子外而治其民。以盡其新之之道。不吝諄復周詳。以力去其汚染。其能以喻吾學者。無一夫之或遺也。其不能以喻吾學者。無一夫之或棄也。設新民而不底於極焉。是以心之有盡。而應世之無窮。尚可稱純備之業歟。蓋用焉而輒覩其效者。始亦煥然一新。不終日而其俗已敝。此曲學之所以誤民也。用焉而恒若未至者。初非赫然求新。久之而其習丕變。此大學之所以化民也。不然。商周君子。何以交勉于昔也哉。

氣局寬濶。神味高遠。其回翔縱掣。又極變換不測之勢。酷似歸太僕。

○自周以後。生民未經一新。雖漢唐盛時。亦幾刑措。然非至善之新。雖新而不用其極。則聖人新民之道。究未嘗一日行于天下。皆緣秦以後。開國之心。多從自私自利起念。制度政令。皆繇此出。凡所以遂

民生。興民行者。一切為因循苟簡之術。後世儒者之心。亦復不異。凡所以輔導其君者。彌縫修飾。無非逢長此自私自利之根。不知此一點心。乃自秦以來。舊染之污也。必君臣先自滌此污。而後可以行王者之道。故大學釋新民。必先說自新。復說用極。其所以為後世慮者深矣。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與謂吾君不能者。皆謂之賊。然則後世儒者之道。皆賊道耳。後半篇能道此理。大是不易。

湯之、　陳之遴　其二

湯之盤銘　全其四　陳之遴

傳者引三王以釋新民。而君子之所以盡其道者有由然也。夫新民之學。未有不攷諸古聖者。君子用其極而無所不盡焉。信非無故也已。傳若曰。新民之道大矣哉。始于自新。中于新民。終于新命。無一之弗備者也。後之君子亦嘗深攷于古人之所為矣乎。夫湯以大學之道。治商之天下者也。智勇錫之于天。禮義制之于己。其盤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自新也。雖未及乎民。而所以表正萬邦之道。有其本矣。武王以大學之道。治周之天下者也。敬怠嚴之於心。惠懋施之于政。其誥康叔有曰。作新民。言新民也。而戒之以作。則所以永清四海之道。具於是。

開口便直達不支

蒙洞語却居其要

段上斟酌切帖

矣文王以大學之道開周之天下者也懷保則恩在西土昭事則德及
皇天其詩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新命也蓋已大和其民而所為
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道克昌厥後矣君子大一統之業盛德在躬天
與人歸豈無道以總美商周哉以言乎其自新則必盡性至命而本諸
身者無所不修以言乎其新民則必愛人敬天而加諸民者無所不至
皇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湯用之武王用之文王用之君子用
之新民之道不誠大矣哉

此又以高簡勝筆不竭鋒墨不盡汁而牢籠造化于尺幅之中畫家
之逸品也也人以枯窘當之猶俗工作雲林法謂之省事則可謂之

湯之盤銘　全其五

陳之遴

新民有道君子學古而務其至焉夫民新于先王而不新于君子學未
至也其敢曰苟能是而已乎傳若曰庶人學天子之學則道德一而
風俗同天子學古聖之學則體用全而功化備新民之道古大人先君
子而有事矣商之民學於湯之學於天日之運而不息者天道新之進
而無疆者聖功致警雖一器乎而大德之懋昭萬邦以懷聖敬之日躋
九圍以式矣其學之大如此後數百年而周武王繼之革商之俗數求
商先哲王之道封孟侯於妹邦而告諸民之迪屢未同也作之不止非
所謂新而又新者乎周民於是乎知學未幾孺子王嗣立周公懼世德

之不新而述文考之受命與武王教康叔所稱顯民而肇造區夏怙冒
（王章法亂矣）
而誕受帝休其指一也然則周民之學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君子讀盤
銘如見湯焉繹誥與詩如見文武焉不新其民而不敢也民未知學將
（自新之民事分體用獨見分明）
昧其德吾以吾學明之務其本不務其末先其始不先其終夫人之志
分用則多漏耳不分而何所或遺歟抑徒新其民而尤不敢也民強於
學將小其德吾以吾學大之舉其本必兼其末慮其始必要其終夫人
（極字誰有此明晰）
之心苟用則易滿耳不苟而何所或斁歟蓋民有恒性以善為極善有
指歸以至為極未善則善者新矣善而未至則至者新矣君子學于古
（結掉甚確劲）
訓錫厥庶民寧有異用也哉借曰有先聖之學無二代之民其勢將日
變而不可止嗚呼天作之君作之師而忍以此薄其民也
他人之為古者皆拆割肢股撏剝皮毛而湊之自謂古而不知其醜
怪也若此乃可當古字矣要其佳處又在義解精當不獨以文之古

湯之　陳之遴　其五

如切如磋　八句　汪霦

深其功于止、其驗于身心者足徵也、夫學修、止所由得也、由是而徵之、身心、則恂慄威儀、豈非止之所符而自然之驗歟、大學釋之以明〻德之止于至善也、以為止善之學、以廸德為先、碩其始必有從入之途、而其後乃有由中之應、知行一致、而內外交符、故德日起而大有功也、則試取所謂如切如磋者思之、理與欲如是其紛也、辨之者不精、則欲可以亂理、而理并不足以治理、吾固知吾學中有如是辨晰之一候焉、自詩人言之、而識未底于精深、必無中己之境、以為不如是不足擬其勤也、今乃得恍然曰、不如是誠不足擬其勤也、道學也、則試取所謂如琢

直起四比老法

非理之理

精切語正不在多

釋詩闡微作

如磨者思之性與情如是其雜也持之者未純則性不足制情而性并無以制性吾固知吾修中有如是省治之一境焉自詩人言之而葉未幾于美粹必有日進之功以為不如是不足形其密也今乃得釋然曰不如是誠不足形其密也自修也由是而功深者美見則有思乎瑟兮僩兮者勝欲之權莫先于剛克一息之柔靡有起而乘之者矣詩欲形其懿美之中藏而必充其操修之內密抑何敬勝焉若是乎夫得止之深必無自以為得之意乃幾求其心而不得不意于詩遇之也恂慄也由是而積中者發外則有思乎赫兮喧兮者誠中之學久之而自形章身之未善有莫為著之者矣詩欲極內美之形容而必徵之英華之外著抑何暉吉焉若是乎夫求止之後必有自然而得之符乃幾思其境而不得不意于詩會之也威儀也吾是以有懷于有斐之君子而不能已也

此題諸病吾於壬辰張君文論之詳矣是作清真合度如鳳雛乍翔雖六翮未甚豐厚然已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視俗下所云皆成鷹鼠

如切　汪

如切如磋　八句　汪以澄

即求止而進詳之詩言各有其指矣蓋求止未有不得止者由學修而進徵夫恂慄威儀即詩言繹之何其有合于明德之止乎且昔之聖人既以安然無不止者立其型則繼起而求止者已知用力之不容已矣內治精嚴而外治純備其求止之所及有不越咏歌而得之焉詩誦君子而比之曰切磋琢磨賦之曰瑟僩赫喧既如此矣想詩人欲形其懋勤之事而不易形也形之以切磋而所謂切磋者何事詩人欲擬其省察之功而不易擬也擬之以琢磨而所謂琢磨者何功析其似理之欲將吾之所已知者必為之尋討以求其無不晰也夫非學之事乎去其

近理之欲將吾之所已行者必為之劬瑟以求其無不當也夫非自修之功乎由今思之誠非切磋不足以形之也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誠非琢磨不足以擬之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而明德之事亦從此可知矣明德之功亦從此可行矣想詩人由學修之後以著其嚴毅之心而不易著也著之以瑟僩而所謂瑟僩者何心詩人由學修之後欲表其藹吉之容而不易表也表之以赫喧而所謂赫喧者何容徵之身而有其敬勉者考之心而復有其競業夫非恂慄之存乎中乎在內而有其嚴翼者在外而復有其柔嘉夫非威儀之見于身乎由今思之誠非瑟僩不足以著之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誠非赫喧不足以表之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而明德之心于此可見矣明德之容亦于此可驗矣進觀于盛德至善不可以見天下之求止而得止者哉

題中要害在學修恂慄威儀此數字之理又要在切磋琢磨瑟僩赫喧數字中體出方為精切釋詩乃閑文非傳神阿堵也此能按義直攄者也聲容何嘗不到

如切　汪以澄

如切如磋　八句　鍾朗

至善必求而後得、詩言可通繹焉、夫明德之止、非偶然而得之也、由學修而致恂慄威儀之盛、詩言不有合哉、今夫明〻德者期于至善、然毋徒慕安止之名、而不深求古人之用心也、古人之求之也、必有其方、古人之得之也、必有其驗、求之〻方不外乎知行、得之〻驗兼徵于內外、

高老的當百尺無枝

吾今由詩言繹之、其所謂切磋琢磨者、蓋求之〻方也、夫擇善者存乎知、而知豈易竟乎、始焉辨其孰為善、孰為非善、如治器者之規模先定、

潔淨精微此方謂之釋詩體他人皆題外閑話耳

焉既焉辨其孰為善、孰為至善、如治器者之砥礪必精焉、蓋知之有漸而必底其極也、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體善者存乎行、而行豈易殫乎、

始焉去不善以底于善如治物者之裁制必良焉既焉由善以底于至善如治物者之瑕瑜必盡焉蓋行之有漸而必要其極也則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若是乎其知行之並進也不可以觀求止之方也哉其所謂瑟僩赫喧者蓋得之〻驗也夫止之得也必精于內而在內者何似乎善在危微之介唯敬足以主之可以窺其中藏之嚴密焉善為重遠之理唯健足以任之可以測其秉心之強毅焉蓋無意于矜持而有自然之兢業也則瑟兮僩兮者恂慄也止之得也必徵于外而在外者何似乎善由微而著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焉善由著而盛則清明在躬而氣志如神焉蓋無事于表飾而有自然之暉吉也則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若是乎其內外之同符也不可以觀得止之驗也哉

（處〻根是至善）（看其切理精細）（是德容表裡之盛）

近人苦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如此題專以挑弄者也釋詩語氣為事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今試禁今人釋詩閑文不過尋發句學修恂慄威儀詞語填入耳實猶不實也是篇字〻從實際發揮而釋詩閑情亦到此虛實皆得也故欲講虛實先講精切先輩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奇

如切　鍾

如切如磋　八句

徐乾學

釋詩之言明德者、而止之功已全矣、夫學修則所以求止者盡、恂慄威儀、則所以得止者見也、詩言不可述而志與、且止至善之學、以無不止者為要也、而究觀于明德之止、其功尤不可不詳、故古之君子、有與聖人同其止者、始非無因而進、總非無積以成、其求而不已之心、誠而日形之理、歷歷可以攷驗也、如淇澳之詩、豈有見于明明德之止而言乎、自我思之、德之中、有愈求而愈無盡者、古今之理道、固宜日集于吾身、而擇之無以廣其資、執之無以深其力、知與行之未盡、不可以言止也、德之中、有一得而無弗得者、一人之意象、當使曉然于天下、而勅于幽

（陰德字起有法泛拈止字節去淨矣）

（反振明切老到）

隱者慮其難知動于周旋者虞其易盡內與外之或間不可以言止也吾于詩見止之無弗盡矣亦于詩見止之無或間矣如切如磋者何也（首句直喝不從）夫亦以德之明也基于知而非學無以致知然學為一得即止之學正（作好）（從而如字）恐善在所學之中（刻入一層說）善猶在所學之外也當日晰理之至（釋詩意何嘗不足此）比于良工有不致其精詳而不得者由今思之而見其黽皇如是耳如琢如磨者何也（為骨肉相附而）夫亦以德之明也底于行而匪修胡以勵行然修為苟焉即止之修正恐善之集于修者少不善之集于不修者多也當時哲人之廸同于礱錯有稍寬其功力而不能者自今遡之而知其刻厲如是耳（承遞有）由是學修（緣脉）進而兢業常存瑟兮僩兮者豈有意之矜持乎古人戲豫不萌（不放德字）德其養內者也而居敬之心祗此戒慎之學詩即不言恂慄而悚乎有餘慎者此日之君心已隱隱傳之學修純而英華日著赫兮喧兮者非自然之氣象乎古人柔嘉可則德其章外者也而定命之符不離貌言之用詩即不言威儀而肅乎若有型者此日之侯度已明明告之（收意酣足）然則學修者求止之事也求而不止所以漸與止近而由粗致精由淺及深止之功已無餘量恂慄威儀者得止之徵也得而安止所以不與止違而由敬生明由中發外止之候乃有餘思其及于新民者不可比事高繹其義哉

無時人閑套頭亦不涉老教書講章語意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為大

雅之音○　　如切　徐

○瑟兮僩兮　四句　正局

傳繹得止、心身有交致焉、蓋恂慄者、心之正也、威儀者身之修也、而皆于瑟僩赫喧得之、詩善言止哉、傳者謂夫、吾釋止至善而及學修、蓋兢兢乎求所止之事也、夫既求所止矣、求之心而得焉、則心之莊敬為體者是也、求之身而得焉、則身之淑慎為符者是也、若然、則詩言之有合于心身之際者、可得而引伸其旨矣、一心之功、不能不逸于既勤之後、則其功必以加厲為至矣、克守于神明之間、天下皆知逸之日休、而不知勞之日休、則夙夜具有靜密也、一身之業、不能不積于光大之美、則其業必以宏通為度矣、日發于動靜之交、天下皆知內之為內、而不知

貼配、正修便、推不去

有謂學是求所止修是得所止非也　看註自明上二句是求止此二句得止分界最清

○確是學修後境事思致刻湛

外之皆內則貌言皆有精微也吾取詩所謂瑟僩者思之天下之欲無由以入心也我心有間焉欲得而入之矣天下之物何能以屈心也我心不發焉物得而屈之矣君子以敬修為日強而又安得而入安得而屈哉雖其精明自操未嘗有矯制之勢以為汝止之安安也而不知勤勉所積矣吾取詩所謂赫喧者思之天下之理無不可共習也我心不習焉我不能強為之著也天下之理無不可共喻也我心不喻焉我不能強為之傳也君子以闇修為日章而又俟誰著之而誰傳之哉雖其神明自治未嘗有服物之勞以為厥止之發康也而不知定命所符矣即是而觀君子之心不底于恂慄君子之心不止也瑟僩非止何其有

（貼嚴密式發講出恂慄便刻湛親切）（收止字又有源流次第）（此便是止善）

合于得止之心也即是而觀君子之身不顯于威儀君子之心未止也赫喧非止何其有合于得止之身也進此而求則又有盛德至善在

只就傳者胸中指示止至善工夫學修以後合有如此境界不過借詩語點出耳釋詩意思便落第二層況迷入詩人本旨乎恂慄威儀俱從學修處來方有根據從瑟僩赫喧出方有體認此非虛機所辨也

瑟兮　高

瑟兮僩兮　四句　林堯華

止深於內外、繹詩如見其敬心焉、夫恂慄者、止徵于內也、威儀者、止著於外也、繹瑟僩赫喧而得之、詩殆引人於敬乎、且大學言止至善、而必詳夫止所獨著、與止所衆著者、誠以不求其微、則敬之存于心者不傳、不求其顯、則敬之積乎心而驗乎外者愈不傳、吾從其微與顯而思之、而古人之心究亦無不傳也、詩咏武公、學修既至、而猶未已焉、吾始見其治理之勞、方謂始勞而總逸也、乃始勞而總終不敢逸也、吾正不忘乎其心矣、吾初見其內力之毖、將疑內毖則外闇也、乃內毖而外固未嘗闇也、吾正樂觀乎其身矣、夫詩不云瑟僩乎、感而從欲者此心、寂而

折句焉永

持理者亦此心使一念偶疎間之者至矣一念偶靡屈之者又至矣詩之言瑟兮者言乎衷本淵塞不惟不能使之間而其心先不受間詩之言僩兮者言乎衷本沉毅不惟不能使之屈而其心先不受屈我想厥心雖私遏於理〻亦可恃也然猶懼私或乘理〻又若不可恃也其忱乎內篤凜乎難安者此何心哉恂慄也詩不云赫喧乎靜而守理者此身動而見物者亦此身使我無作肅之容則褻之者至矣我無輝吉之度則抑之者又至矣詩之言赫兮者言乎不期而著物咸震之人安得褻之詩之言喧兮者言乎不飭而臧物咸親之又安得抑之我想厥身雖始而理積乎隱〻不可名也既而理充于顯〻又未始不可名也其儼乎足畏恪乎足範者此何象哉威儀也蓋帝王之修本乎欽止恂慄者所以斂止之幾而亦繼千古克敬之心傳大人之道終期安止威儀者所以昭止之符而亦垂後來至善之正學後之學武公者思其敬可以入于至善而無難也

瑟僩何以為恂慄赫喧何以為威儀不是依稀彷彿須寔有箇着落始得此文不肯放過○通節原無重敬字意自包儀甫強以冒如切如磋八句題遂踵為繆解若此兩句以敬字會却于理無病

瑟兮　林

瑟兮僩兮　儀也　莊振徽

取詩之賦言者而釋之明內外之所止也夫恂慄威儀至善之見于內外也傳者取詩而釋之愈可得所止矣謂夫君子明明德之所止有不可一二言而足者則進求焉彌難竟其至善之所存也夫功之盡而敬生敬之至而容見諷誦之下又可得其表裏協一之休焉如詩以切磋琢磨道學修遂足盡君子之止至善乎吾因思夫瑟兮僩兮者學修之未至事日勤而勉學修之已至事幾全而安謹之人謹豈非無所期而不疎不弛者乎有所期而為之而求其為去疎去弛而不得無所期而為之而求其為或疎或弛而亦不得者其所存之德必有異也所存之

折枝節所存便是為表

德有異其為乘不有異乎吾不能以質直言之而詩以擬議得之詩既

釋詩油套

起下陋法

以擬議得之吾曷不可以質直言之指之為恂慄雖不足竟君子之至善亦可得其內之所止矣吾進思乎赫兮喧兮者學修之未至理求深而入學修之既至理日生而出章之又章豈非無所飾而愈顯愈揚者乎有所飾而為之而求其為或顯或揚而不得無所飾而為之而求其為不顯不揚而亦不得者其所發之德尤有異也所發之德有異其為容有不異乎吾不能以名言表之而詩以意象傳之詩既以意象傳之吾曷不可以名言表之指之為威儀吾將竟君子之至善而已得其外之所止矣德盛矣善至矣民欲忘之其能忘哉

此題作者最多弊本節是釋明德止至善汎粘止字竟遺明德一也學修是得止之由恂慄威儀是得止之驗惟學修後德容表裡自盛非學修之外又有恂慄功夫始有此威儀也時作竟是另一層功夫二也恂慄威儀固是存發皆敬然將敬字詮題則可硬頂敬止說武公學文王則不可三也學是格致修是誠正修註已分配之矣今又以恂慄威儀分身心甚且硬分正心修身如此則格致誠作何着落而學修外別有正修功夫乎四也題只是釋詩寔解在下句者也二字只宜剔醒數語便了空翻上截輕棄下面不惟五段通套亦失輕重之體五也章脉雖要根止字然須從恂慄威儀上寔發一番映帶

止上方是。若但空翻止字。影射恂慄威儀。設換一二字。竟可移用學修句。徒開空疎躲閃門路。六也。瑟僩不必解。〻總在下句。註訓嚴密武毅。即恂慄之意。當留在下句中融會講。若先解云瑟者嚴密。僩者武毅。又接云。瑟兮僩兮者恂慄。如此則是有三般解矣。七也。起承學修。則中二段當相連。末當渡歸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以見釋詩次序。以結出明德止善之旨。以引起下文新民之端。方得血脉貫通之妙。時作道局收股。系分理斷。八也。節末方結出至善二字。以上尚未點明。自丙子浙江切磋四句墨來。多預犯至善。獨不將白文從頭至尾一再讀耶。九也。此文胸有成法。故差無數弊。徐選評

徐評詳矣。但其第四條前云。硬分正心修身則不可。若止分身心亦無害。身心即表裡也。第六條。瑟僩不必解。語亦太略。恂慄威儀。必靠瑟僩赫喧四字講出。方精確。翫者字一頓。下句未接時。中間須有妙理。但不得另作註解瑟僩等語氣耳。第八條。末幅亦不必拘定拖帶下文。至第九條至善之說。則大不然。下文則必當留避者。有不當留避者。如此節說明〻德。下節說新民。故雖做民之不能忘句。亦不得預犯新民。所謂下文當留避者也。若本節是釋明〻德之止于至善。此是囫圇一句。拆開不得。學即學至善。修即修至善。非上四句為明明德。至末句纔說至善也。況本章原釋止至善。則至善二字。直從章

首說來。先輩做前三節文。便已喝出矣。此所謂不當留避者也。

瑟兮　莊三

瑟兮僩兮　儀也　何徵蘭

止符于內外、繹詩而得其義焉、蓋恂慄毖乎內、威儀著乎外、取詩而釋之、古人學修之止、不悠然如見哉、今人亦樂觀古人之止耳。然古人初不以喻諸人也。惟功之既至、則內外咸宜。後之人。即不及見古人。而古人之止于內外者。無不可得于流連諷咏之際焉。如詩之頌切磋琢磨、吾既以學修釋之矣、茲用重念乎瑟兮僩兮者、理至而無可乘之理。欲去而無偶勝之欲。此非無事于防也。古人當學修之後。內蘊雖底于極絀。而自覺此心之常敬。〻斯密〻斯毅耳。苟志以期神聖之安。而不嚴以惕小子之厲。吾未見懷大道者之有念心。惟詩亦以為無念也。圖于

先從恂慄落想

恂慄中有主在

瑟僩義自融貫

是得止之驗

不可見戒于不自知兢兢乎若將忘之而未敢忘若將執之而無可執此何心哉則瑟兮僩兮者詩之人未有指也吾取以明夫止之毖于內者因得從而釋之曰恂慄也茲又重念乎赫兮喧兮者誠至而無不形之誠美積而有日昭之美此非有作而致也古人當學修之後彰施維其所不事而自覺此身之常蒞蒞斯著著斯盛矣苟靜以養性情之正而不肅以作貌言之恭吾未見負淵表者之有倦容惟詩亦以為無倦也望之而可畏即之而可親皇皇乎若將存之而有不自存若將閟之而有不自閟此何容哉則赫兮喧兮者詩之義未有歸也吾取以明夫止之著于外者因得從而釋之曰威儀也故分恂慄威儀而言之求于

形容得神

威儀外無意在

其內內則已純求于其外外則已章已純已章止固各有止也合恂慄威儀而言之內之充者斯有其外之符外之符者愈徵其內之充維充維符止則無不止也故詩人未嘗有止之說無不可與吾止之說相合也

崇禎丙子如切如磋題多蠻做學修等字而放棄釋詩意旨近文又虛纏釋詩閑文而放棄恂慄等義解其失更甚矣惟此能以寔義為經以虛機為緯纂組之工一時無兩看其體認瑟僩赫喧恂慄威儀等分合聯貫處字字精細

瑟兮　何

堯舜帥天　二句　李人龍

二帝之仁民也、若相忘於一機而已、甚矣君民原有機行乎其間也、觀帥之即從、不胥天下而仁之哉、今夫教國君子身膺君師之任、寔有帥天下之責者也、治以本乎天者為隆、化以適于性者為至、吾於定國之說而穆然神遊于堯舜矣、緬維堯舜之世、平章在朝、於變在野、不熙然一仁之天下哉、謂其分足以臨之、君有分而民有情、謂其權足以馭之、君有權而民有意、有機于此、亦惟有帥之而已、帥非盡天下而語敷睦之誼、第我自行其敷睦、皇極建而四方則、即一家一國、不若斯之易也、帥非進斯民而與以親遜之雅、但我自行其親遜、彝倫叙而萬邦孚、即

不着題要

不得語氣

○實矣須先寫帥從意而後入堯舜

興仁興讓不若斯之捷也而民之從仁何其神也哉上無督責之煩要以自暢其天下無迫赴之苦止以其率其性問之堯堯不知問之舜舜不知問之民民亦不知總相忘于一機之中而已矣

興仁讓便是從之捷

從暴神故賢歎不得

亦可云問之桀紂桀紂不知即

機字意上已說竟此又從機字中發出恕字之理主意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句堯舜桀紂二句止得半橛語堯舜句則又半橛之半橛也故此題只作虛題看若呆向帥從說感應神速既複上文且下桀紂句又如何說得去此雖極意求高却墮此義帥從與下句合着須于題前形大意虛虛說透而後轉入本句則局寬而界清若突入堯舜後講帥從則下句竟刪却而文氣亦急迫少步驟矣要之撰病懸坐不顧下文則本句之旨亦失耳

呂宮

堯舜帥天　二句　變局

古帝仁天下達其機於帥焉夫天下雄大可以機動也帥以仁而民從堯舜亦寧有異術哉且昔聖人之與人為善也使天下之人欣欣然常有樂從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蓋下之所以相觀乎上者甚詳而上之所以作則于民者甚一樹端而建極斯響應而風從粵稽古治上追唐虞堯舜可得而言已夫堯舜者定天下之一人也其時草昧初開不專修禮樂刑政之事而敦皇躬以善俗則惟有為天下帥而已抑堯舜以天下為家者也爾時朝野歡洽不啻降家人父子之慈而先觀我以同民則惟有帥之以仁而已然堯舜之心初未嘗曰我將以此督

題前帥從起全意

入堯舜亦無太急

伏下令字

伏已字

此波折極有致然不知作桀紂

民也。亦非曰我將以此督民。而慮民之不我從。而先以此自督也。當日之欽明允塞。凡以淑慎迺躬。而民躍然起曰。愷悌君子。惟德之行。吾儕小人。曷敢有越厥志。由是而循循焉。有所勸勉而至于善。固其所也。即二聖之如天好生。詎非本于天性。而民悚然念曰。媚茲一人。皇自敬德。我儕沐浴膏澤。寧敢有違怨于厥心。于是而油油焉。歡欣鼓舞而進于仁。又其所也。是何也。民之從上。匪從其名而從其實。堯舜之仁天下。凡既有其實矣。實之所在而名自歸。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且君之於民。上作則下應之。夫所以作而輒應者。司其所同然。而感之以其所不得不然者而已矣。堯先睦族。觀厥刑于。而即以是平章百姓。

句。又如何。須知此兩句文法一樣

伏。已。字

伏。好。字

此。處。著。不。得。辨。雜。須。留。下。地

此。便。得。語。脉

而。文。氣。疎。宕。入。古

實。講。正。面。得。法

固無俟侯明撻記之功。舜先孝慕。蒸乂克諧。而即因之風動四方。亦不煩戒休董威之力。溫仁之德。首化被於家庭。而草埜遂形為習尚。樂只之誼。近觀成於一室。而遐陬可必其同風。斯非司其所同然。而感之以其所不得不然者乎。當其時。非無明倫弼教之儔。亦各分厥職。九官十二牧之輩。亦並効其長。而皆囿于允恭安安之中。垂裳穆穆之下。而天下之所由回心而嚮道者。則惟視此則天協帝之一人而已。故曰天下雖大。一機可動也。

文極雄渾疎蕩。得大家氣脉。後段尤見精力。○此文之病。亦因出堯舜急突。後面無處伸縮。用是何也一轉。重新發論。未免複亂。既侵奪

辨。令。所。好。意。亦。遠

疎。宕。入。古。語。氣。亦。不。合。然

下意。又似無桀紂句者然。是以審勢不可不精也。審勢亦非有他訣。只在看得書理清。此句只作縮脚不了語做。便自然合法。

堯舜　呂

堯舜帥天　二句　宋學洙

取古帝之誠于仁者以言機。信教成有獨先者焉。夫仁不與民期。而民自為帥仁者用。觀堯舜之世。不可以得定國之機哉。嘗聞家國者。天下之象。而古帝者。今王之符也。故言國兼言天下。而居今必稽前古。正不必謂古今人不相及。而君于民有推移之漸也。今觀家國相感之機。而吾從而斷之曰。此一人事也。一人者必以為是責備之詞耳。然責之以無可旁貸之詞。不有不自旁貸之人以立隆。猶曰其備也。不如其略乎爾。乃有負聖神之德。而不辭興行振物之理者焉。不可以得治之所止乎。且即一人之身。又從而斷之曰。定國屬之也。一人者。必以為是侈大

徐評云。從一人入局。虛：摹。擬不突入堯舜極得引。証體吾以為隔壁無涉。故文雖靈逸而不能刺心

之事耳。大之以無可加尚之事。不有無可加尚之人以為先猶曰其侈也。不如其近乎爾。乃有負咨儆之衷。而已覽一道同風之盛者焉。不可以思治之所絕乎。此其人非常人、此其事亦非常事也。吾于唐虞。得堯舜矣。而于堯舜。得其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矣。聖主原無求多于民之意。止此和平忠厚。導引天下之性情。而民之相見于其初者。即不復有扞格難操之患。豈役于名而已乎。惟不役于名。故堯舜之天下。其民居然有性情之可樂。由今思之。堯舜何以得此于民也。藉令天資有偶窮。而師儒之所無如何。仁之帥也。或幾乎格矣。然而必無是也。堯舜之民而不如是者已然也。聖主亦無責報于民之意。止此溫柔愷弟。長養天

此意不切下句人如何說。

此等翻擊都不着窾要

下之學術。而民之相遇于其天者。即不復有作而不應之憂。豈襲其迹而已乎。惟不襲其迹。故堯舜之天下。其民居然有學問之可觀。由今思之。堯舜何以得此于民也。藉令習俗之移人。而董戒有所不可動。仁之帥也。或幾乎滯矣。然而必無是也。堯舜之帥天下。而且有不如是者矣。若此者。詎曰從風可旦夕而期耶。揔之上有堯舜之主。下自不忍不為堯舜之民。自三代迄今茲。蓋已千聖一揆。而堯舜特先得千百世聖人之同。詎曰從欲可俄頃而效耶。揔之處堯舜之天下而獲生全。自當以從堯舜之仁為厚幸。自大賢迄中材。蓋已萬民同心。而堯舜遼躬為天下興仁之倡。有帥民之權。又有帥民之心。天下有所屈服而不敢為不

仁。以為仁之心。行帥仁之事。天下有所漸摩而不知其日進于仁。此其機豈不嚴哉、

人言此題借堯舜以証一人定國。是引証語。其說謬也。此不是証上語。乃起下語耳。上言感應之機。在于一人。此言一人所以致感應者。必本于藏身之恕。兩節意自不同。若作証上。則桀紂之帥從。又以証定國耶。此亦誤認引証上文。枉用心思。未為合作。然空靈杳[illegible]致極超。滯鈍人最宜尋翫。

堯舜帥　宋

詩云桃之　三節　紀澐

家與國有相成者、三引詩而繹其義焉、甚矣家與國無異教、即無異法也、合三詩而繹之、不愈知教之所由成哉、傳者若謂、吾言家國相因之效。而不為引伸其理。則其間之由漸而及者。亦無以繹思而大昭其義。唯夫門內為式化之基。而身範即觀型之本。則流連諷詠之下、足以相推於無盡、何也、治之原乎惇叙者。往訊亦有同揆。故無論言及于家與言不必及于家。而皆可見由家徐暨之情。治之協於同風者。昔人必推所始。故無論言及于國。與言不必及于國。而皆可見於國考成之效。則甚矣詩之言有合也。吾讀周南而感桃夭焉。夫桃夭非君子所以教其

（雖時調用之引。詩）（却合）（桃。夭。蓼。蕭。詩。語。不。）

○及○國○先立此句○下語方醒鉢

國者哉江漢被化宜更有懿徽以敷治而詩之言不然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是蓋耑為家人咏也而正不耑為家人咏也世豈有家人既宜而不能終至于國者乎又豈有家人未宜而遂能遽至于國者乎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君子誠欲廸郊圻于姍穆也則曷讀此詩吾讀小雅而感蓼蕭焉夫蓼蕭非君子所以教其國者哉列辟承流宜更有殊猷以致治而詩之言不然曰宜兄宜弟是蓋僅為家之兄弟咏也而正不僅為家之兄弟咏也世豈有兄弟既宜而不能漸通于國者乎又豈有兄弟未宜而遂能驟通于國者乎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君子誠欲率方域于友恭也則曷讀此詩吾讀曹風

○佗○用○跌○宕○遠○取○咏○歎○之○神○

○蕩○出○而○后○

而懷鳲鳩焉夫鳲鳩非君子所以為民法者哉兆姓觀瞻宜更有遠略以成治而詩之言不然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是蓋由身以致國也而先不能外身以及家也世豈有其儀足法而民不法之者乎又豈有其儀未足法而民遂法之者乎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君子誠欲偕愚賤于彝紀也則曷讀此詩是知教成而法從不外彝倫攸叙之旨法立而教備即在謳吟風化之中則甚矣詩之言有合也

○并○入○身○字○是○引○其○儀○

○句○歡○旨○

家國相通之理之效上文節節說盡又用一句通結了却矣此三引詩只反覆咏歎指點與人玩索耳寔詮便是蛇足虛衍又歡蠅聲用排蕩頓折之筆使虛寔相生機趣圓洽詠歎指點神氣不鉤自露乃

覺其味深長也。

桃之　絕

詩云桃之　三節　變局　秘丕笈

觀成教于詩詞、屢繹之而有合焉、夫使治國不后于齊家、詩何為重言齊家之事乎、傳者蓋將即詩詞而終斷之、故即詩詞而屢繹之也、若曰、家國相因之序、亦嘗博稽焉、而知其有難越乎、治內者原先于治外、弟不以風雅推之、安知治內之終不可緩也、治外者原統乎治內、弟不以風雅推之、又安知治外之終不可渝也、故有求至乎治之心、恒有不遽至乎治之事、而風雅之旨、以我反復思之而愈出、治國在齊家、既有以決其故矣、吾思君子、躬孝弟慈之道于上、而大仁讓之化于下、將深宮之意旨、即朝廷之風紀所自廣、而下土之觀型、皆王人之範圍所自通、

起○得○突○兀○可○善○

故引詩以咏歎之

總承上○文○蒸○脉○故○作○逆○響○

又莫有國人之不可教而國之民之不我法者哉然究未敢易視之也桃夭之詩言之矣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詩殆有見于家人之不可不宜與今思之家人誠不可不宜也我有能宜之家人而后以求國人之宜我無不宜之家人而后以非國人之不宜則宜家之教成矣匪是勿言教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蓼蕭之詩言之矣曰宜兄宜弟詩殆有見于兄弟之不可不宜與今思之兄弟誠不可不宜也我有能宜之兄弟而后以求國人之宜我無不宜之兄弟而后以非國人之不宜則宜兄弟之教成矣匪是勿言教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也鳲鳩之詩言之矣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殆有見于正四國者之不可有忒儀歟今思之正四國者誠不可有忒儀也我有能盡之父子兄弟而后國人亦即其所有者以自求我無不盡之父子兄弟而后國人亦即其所無者以自非則父子兄弟之教成矣匪是勿言教也其為久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然則宮闈之化未聞下里豈無室家而自詩言之則教國不先于宜家者何謂也友恭之原未敦小民亦有伯仲而自詩言之則教國不先于宜兄弟者何謂也愛敬之理未敦郊圻亦有親長而自詩言之則民法必始于足法者又何謂也吾乃得一言以斷之曰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教字法字原從成教句來只說治國治字中所該猶廣故說成教于

國。方是大學修齊治貫通切實處。此文節節緊根成教。不泛作齊治寬套話頭。教法二字。分外光明。見處自別。○家國相通。教成功效。至第三節已說盡。第四節。復承一人定國。說到藏身須恕。正補出修身為齊治之本。恕字乃成教之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脉也。緊根上文兩箇而后。襯出題中三箇而后。纔見此三節詠歎。正鞭辟向藏身之恕。為下章絜矩之原。不是重衍家國相關。疣綴閑文也。盡被此文拈出。千年黑月。一夜生光。那得不令我狂喜。

詩云桃　秘

詩云桃之　三節　變局　黃礽緒

家國有相因之理、可通其說于詩焉、夫詩雖不盡言教國、而理之相因者、則無異也、通于其說、又何疑齊治之故哉、今夫成教之義人多習焉、而莫察也、曷不咏歌紬繹而自得之、蓋理所不易、無俟博稽而始信、義可相通、亦以援引而益彰、比類以求而往訓有徵、無弗可述而志也、治國在齊家、亦既反覆其說矣、然使攷之今而然、攷之古而未必然、或稽之盛世而效、稽之後世而未必效、將昔之哲王、篤門內者、不克著和恒之化、洽邦國者、無事紀友愛之懽、而侯服之大夫、亦何為謹儀敕紀、而式訓其下也哉、迺詩則言之矣、為之歌桃夭、是詩也、化始閨門、而達于

○單○提○成○教○有○眼○趣○

○法○亦○正○得○下節結後重言之意

反振亦恒徑言○其融洽不俗

江漢謂當導揚懿美以廣推其德意庶幾觀王道之成乎而詩永之子則惟是宜其家人耳夫詩言家吾亦言家吾言國詩未及于國而其旨固可引伸也未有肅雍之範不敦而能使畿甸同風者則慎無易視家人也蓋宜而後可以教也讀詩者以為止及宜家矣而教國之道則已如此為之述蓼蕭是詩也列侯錫命而燕譽不忘謂當稱引善治以宣播其勳猷庶幾嘉友邦之績乎而詩歌載見則惟是宜兄宜弟耳夫詩言兄弟吾言孝弟慈吾言成教詩未及于教而其詞固可推求也未有式好之情未協而能使郊圻輯志者則慎無易視兄弟也蓋宜而後可以教也讀詩者以為僅稱兄弟歟而教國之道又已如此為之賡鳲鳩是詩也感懷心結而君子維風謂當指陳政事以振救于式微庶幾覩長民之效乎而詩美淑人則惟先及其儀而徐推正國耳夫詩言其儀猶教原于身吾言帥從猶詩言正國則其事固可旁通也未有人紀之修不著而能使羣黎徧德者亦慎無遽謀正國也蓋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讀詩者以為效在四國矣而足法之先于民法又已如此齊治相因職此謂矣

不必有深奇之義但想傳者所以重複下此三節是何意味抑揚頓挫寫出他指點精神又不惹時下軟俗之調足稱雅製

詩云桃　黃

詩云桃之　三節

永詩而詳教始則為法于家豫也蓋因刑于而求則友順親之法亦具矣咏桃夭諸詩知家教也教國而民法之後耳且夫治具多方起化之理必詳門內凡以端本而善則道莫外焉也軌物有所自彰必以近孚者被遠矣苟其不模不範下雖或效之無從焉治國先家之故為再三諷永詩可興哉夫詩三百篇其間憂思懷感半居男女之情明以風俗貞淫彰一代治亂之實故江漢黜其游思而時適于婚姻皆雎巢之可誌若夫稱引誦揚多求祖父之德隱以朝廟經綸係一人孝友之施故龍光昭其燕譽而下逮于寤歎非弁弓所能傷吾繹桃夭所云宜家人

王庭

有以哉生人之初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正位之嚴（至理獨能得其精）統之矣惟寤寐流靜淑之徽下無敢厚色而薄德者不然御輪俟著于（反慈儁永）國之終敝無救也吾繹蓼蕭所云宜兄弟有以哉分封之始因兄弟（宜兄弟）推以及伯叔因伯叔又推以及甥舅肇邦之基本之矣惟親愛絕披傷（中有許多道理不舉出亦不知）之隙下無敢棄好而滋尤者不然吹壎讓席于國之胥遠無為也至鴟鴞美君子四國之正其儀以之吾考而寔之非父子兄弟曷取哉結心（從其儀推論得妙不然何與父子兄弟）之一于平均則知其能慈愛于慈愛則又知其能敬恭立朝廷之上無缺容必居閨門之中鮮慚德本行之圖著之矣惟出入之度審而成進退容止之觀下無不望畏而則象者不然懸象讀法于國之攸歎奚裨也從來典章圖禁建邦之所不遺而教人之為善于國也不過為善于（方明自成教于辭四字）家而止使夫羣國人之家樂綦縞奉蘋蘩承歡堂上而靡爭墻內自古豈復有可封之俗孝弟貞良設法之所難詳而教人者之錫類于家也自其錫類于家之身而信使夫有國者之家統神靈侔天地作求世德而流慶于分形在下奚自有難率之禎讀詩者于是乎有世變之感也（人別起波瀾作結却是全神流動）自豔妻煽處而愛者在抱嫡庶之分淆怨者在親翼貽之道廢周南之業衰矣婦怨無終而骨肉為之間離事難磨滅耰鋤因而德色代以凌遲春秋之變滋矣斷章取之而知事勢之微致有相因比類推之而知教化之行鮮不自上嗟乎一人之家一國人之家也齊之與治何間焉（妙甚）

其見處必迥出。立論必有根本。着語必擔斤兩。極秀麗典雅中。却純是筋骨。如國手下子。通局無一閑着。此是寔本事。但向起手殘局譜內。尋取奇妙着數。到此都湊合不上。○傳者引詩。有微旨確然處。如繇家人而兄弟。而父子。與家人兄弟父子中間許多經緯。此是教家與教國之寔理也。有隱躍流露。未嘗泥執。令人自悟處。如只說家而點出教國。只說正國而點出本于家。總于言外指點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意。此不盡之妙也。中三段發確然之微旨。前後透露不盡大意。兩邊都到。

詩云桃　王

詩云桃之　三節　章平事

類咏三詩。教國之旨益彰矣。蓋夫婦者父子兄弟所自也。宜於家。足法於身。而後國人可教也。已曾子謂夫吾釋治國。而于圖治之主。不言治而言教。苟不取說之有據於前者。而欲其言之可信於今。鮮不以吾論為迂甚矣。抑知古人有作。彼則各致其情思。我以兼總而著義。試一諷詠其側。當有油然者耳。何言之。天子之家。不同於庶人明矣。而人倫之際。則從同人倫治庶人。乃大治。然而書稱攸叙。未若風雅之文。流連而可感。人倫之事。不惟其一端亦明矣。而先正其夫婦。則各正夫婦治人倫。乃大治。然而化行俗美。亦即此內庭之德。基始而暨餘。有夫婦然後

○持○見○主○意○

○獨○發○其○微○

○獨○言○其○大○

附

一○總○不○僅○鎔○類○入○範○三○節○至○義○本○如○是○其○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且也父子兄弟之身又孰無夫〻婦〻之義君子所由謹其端於好逑而孺耽效順於是乎致之耳夫豈不念國人哉以為我中饋閨房不聞鐘鼓而期彼外朝之率從未可耳抑豈不先國人哉以為我一父之子不能恭念而令彼千百之迪訓未可耳而猶未也誠亦欲民之就其範矣以為我深宮之舉動將式下國而明發天顯之躬其或懲爾侯度適見其不足耳然則桃夭蓼蕭可以興矣而鳲鳩之什抑亦足以興矣夫人主之教國人非獨一身之事而一家之人與有其事也使婦人女子德乏桑蠶則內言惑聽必至騂弓相怨父母因以不寧而國人固無論矣我周之興本由閨閫而江漢言懷不過此雎鳩棠棣之雖〻也故其詩曰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已矣然人主之教國人又非獨一家之人而一家人之身尤所務令也使主伯亞旅淋慎不聞則薄德涼躬勿克刑于寡妻即門內亦多負疚而斯民又何遵路矣我周之裔振鐸蒞亶而霤夏宣敝亦寔以淋人君子之抑〻也故其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已矣有國者其亦反覆而咏歌之乎

原評用反

勢便不碍末節

此二比總講詩教字透

從來無此明白沉快

原評恰好使下文可接

合齊與治而揔命曰教言在家則欲人〻如此在國則欲家〻如此也然必一家之人〻如此而後可求一國之家〻如此〻欲治先齊之正面也自藏恕喻人以上都責重一人身上此是說所以齊之本未盡得一家人〻如此意故又引三詩泳歎指示箇景象所謂宜家

附

人宜兄宜弟其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指一家人人能如此意見家與國成教相連處非復上文專說一人身修之義矣然一家中人人如此又有箇次第教成必始于夫婦而後及兄弟而後及父母看中庸妻子好合二節及孟子老吾老一節皆從夫婦兄弟說起蓋家之難齊最是此二項而二項中又重在夫婦兄弟之尤未有不起于閨房妯娌之際者故此二項人教成以教家無難即以教國無難矣緣家人國人人人各有箇夫婦兄弟父子故教一家即教一國之家人無二理也他文皆複混上文說惟此于一家人人如此意與一家感化次第抉剔分明為從來作者所未幾方知傳者下此三節不是問程[illegible]

詩云桃之　三節　葉方藹

引詩以明家國之旨累進而愈無可易已夫使家不及於國人不原于家則三詩當各異也何歷引之而終無殊旨歟傳者謂吾推齊治相因之旨而博稽古訓乃知說之至者終無可易也古之人主以惇敘為肇修即由宮庭為起化有言家不言國而及於國者無弗詳有言國必言家而原于家者為益信則何得不就家而備徵之乎蓋家也者夫婦程（三項是）（教家最大者故引釋止此提出有眼目）席之正始也昆弟燕笑之譽處也二人豫順之所以推準于四方也上（教添二字領得清）著之為教而成孚邦甸不越門內以為端故休烈方開而歌咏之餘皆可想其盛事下率之為法而望屬朝廷必本人紀以式化雖王風既邈（吟詠風流）

而寤寐之下猶得述其微言彼桃夭之作也非我文攷治其國者哉當其化行江漢何難侈綏和以道孔邇之思乃諷其文若不知有國者而流連致歎惟此家人之宜也則以宜家人而後國人可教也其毋忽此居室之恒已彼蓼蕭之作也非我先王與列辟各治其國者哉當其寵貺元侯何難舉康人以作方來之化乃誦其詞又若不知各有國者而殷勤昭示惟此兄弟之宜也則以宜兄弟而後國人可教也其毋輕此敦睦之修己至若鳲鳩之作也非國之人殷殷然求其一日之治者哉當其愾想君子何妨賡膏雨以繼好音之寤乃維其義若知有國而不敢遽謀諸國者而俯仰興懷惟此其儀不忒之為正也則以民法之必

后於父子兄弟也其毋忘此愛敬之叙已藉如此而可教不如此而亦可教則始和之播奚必專親遜之原乃紀盛同風惟茲刑于展親之誼吾自言帥言令而未盡其象者尋繹焉而忽得之詩也吾之未言者詩言及之詩之未言者吾言又及之其足相發也若此哉抑如此而民法不如此而民亦法則孔易之方何必原淑慎之德乃扶衰匡亂惟此本支天顯之彝吾自言興言從而未詳其序者反復焉而終遇之詩也家之言何不可為國之言國之言何不本于家之言其足相証也又若此哉

朱子謂漢人說經止訓詁文字不着議論而意味極長此即程子但

念過今人有悟之妙。蓋言詩之法本如此。於流連往復間。取當時泳歎淫佚之味。如聞其吟諷。如覩其指劃。宜能領會深情。

詩云桃　葉

詩云桃之　三節　程光禋

為有國者咏三詩不必有治之名者也。夫三詩皆有國之言。而所言者家事。君子曰吾不復敢徒言治也。教與法有先我為之矣。今夫治國。君之也。吾言治國而曰教。師之也。夫天之立君本欲使民無失其性。故曰師道尊。而君術明也。若徒以君臨之。則治國之書有不可勝讀。若知夫君之而即以師之。而古人篇章之內。繹思重復。皆可以發吾教以為治之說者也。治國在齊家。吾又將鏡古而得之。堯之治國也。先九族而后百姓。百姓者國也。九族者家也。堯不至今存。而治國之堯至今存。不必撫汾魏之風。而思陶唐氏之遺民也。舜之治國也。重克諧而美觀刑。克

亦止是拈教字而議論絕大

承堯舜引入奇

妙在人意之外

諧者齊也觀刑者亦齊也舜不至今存而治國之舜至今存不必觀韶箾之舞而歎有虞氏之天地也（四語當一篇大議論）今夫家之取數也寡於國而處置則視國尤難國之觀聽尤嚴於家而效命則視家反速周南之詩吾有取焉小雅之詩吾有取焉曹風之詩吾有取焉取其有當於吾治國之指者也（皆有別致）而質言治國者吾無所取之以彼之言治國正非有當於吾治國之指也吾所取之者唯取之其自家而國南取桃夭之詩焉雅取蓼蕭之詩焉曹取鳲鳩之詩焉取其有當於吾在齊家之指者也而質言齊家者吾亦無所取之以彼之言齊家正復無當於吾在齊家之指也吾所取之者唯取之其通國於家於是深于齊而言則曰教深於齊而治而言則曰法教者法之所自出也非法者非教天子之家名雖異於庶人（本止是教法双收而後論）而究其實不過家人兄弟之事浹日之懸司徒之詔何如門內有境內之象也夫有為之主常或僇罰不避親貴而君子同風俗之道乃反在（玩其落想定出人意外）於私其所親則誠有見於教之本矣法者教之所為成也可教者即可法天子之為父子兄弟文縱不同於庶人而循其事亦惟孝弟慈焉而止配天之尊分封之厚何如天性有至仁之德也夫欲治之主常或講讀無間春秋而君子廣教化之權乃頗在於行而不言則誠有見於法之故矣

挑翻頓跌以盡泳歎之致亦足以名矣入其手必別開逕陌止在目

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細與不入細耳

詩云桃　程

所謂平天　一節　韓　莫

即治國以驗民情道有操乎天下之全者焉夫孝弟不倍家國間已若有一矩焉君子必務絜諸天下也絜之道無窮而平豈易哉今夫君子自身修而后其于家國天下固已曠覽乎同然之勢而得其所以相及之端然君子之所及者愈大而所操者愈以密矣故常畢舉天下之情仍本吾身心以內之求要使出之吾者無一不與民相際而遂可給天下之無窮而皆當也吾得經言平天下之謂矣蓋嘗綜治與平之大要而思之君子治國之道猶略謂自家推之而近也君子治天下之道恒詳謂自國推之而猶遠也然經言平天下在治國斯何謂哉今夫家國

天下異勢也。然民情則一而已矣。家之中有老。上之老〻。非以勸國人孝也。而民之興孝者已若是。家之中有長。上之長〻。非以喻國人弟也。而民之興弟者已若是。家之中有孤。上之恤孤。非以詔國人慈也。而民之不倍者已若是。〻可以見天下之民之無不然。而順而推之即可以平天下逆而施之即不可以治一國。則其待于君子誠切。而君子之所持與天下相盡者。誠不可苟焉而已也。是故君子有道焉。君子自類情通欲以來。已與天下之物。有日相考驗之端。凡公私之似邪正之交其知之至矣。知之至而知其不可以愚民也。吾之所知必非民之所不知。民之所知或更慮為吾之所不知。國家數大事而有一不足以厭小民之智。則其餘俱無以相服。君子所為穆處深宮而東西朔南皆其神明之條貫一。若有不易之則以深其擬議變化也已矣。君子自審幾克治以來。又與天下之物有憂樂相關之故。凡嗜慾之必謹燕昵之必防其求之誠矣。求之誠而意自不忍以欺民也。我日求盡乎吾之意而民之意盡。我日求盡乎民之意而吾之意亦盡。朝廷數大典而有一不足以愜草野之私。即身被而不生其感。君子所為本諸性情而殊甸遐荒皆其愷澤之旁流。一若有至正之軌以消其偏黨陂側也已矣。是道也。何道也。平天下之事。大抵本此孝弟慈以為端。而天下之待平于我者。亦祇此孝弟不倍之民。以惟上之從。君子于此得矩焉。而兢〻乎。惟恐不

（此得之）（先出道字緊要）（知至求誠二義深得或問之旨）（正是絜字源頭也）（論鋒開闢）（矩字絜字極其明確）

得其平而絜之必盡者。道在則然也。治一國之道。即平天下之道也。

莽〻浩〻。不見水端。而源流派別劃然。其氣象似王荊石。吳駿公理脉空疎。不逮也。噫。今乃有斯才乎。○絜矩。人皆以心字混過。縱好只做得矩字。不曾做絜字。不知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故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如時文言。仍只做得以心治國耳。國與天下。有何分別相關乎。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國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因矩為道。重却在絜字也。絜字得。則中三句與末句。自然打成一片矣。惟此能通身洗發一絜字。○小講下。人必將國與天下數衍二比。自以為莊嚴。下面骨脉皆弛矣。看此單刀直入處。是多少快當。○或謂末句不宜實發。以避下節。非也。下節只註解絜矩二字。此句說平天下絜矩之道。有何侵疑。只是講不出底苦耳。

所謂平天　一節　徐秉義

平天下有道。君子因人心以作則焉。夫上與民無二心。則國與天下無二道。君子因心以為絜矩。而有不得其平者哉。且平天下者。亦平以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惟人心自有其大同。則王化之感被。由此以推。即王事之裁成。因之以起。洵乎宰化于上者。不治遠而治近也。經言平天下在治國。果何謂哉。國之與天下。有異勢而無異情。不獨居重馭輕之說也。為考乎同風之自。則大無外之業。首善必本乎邦畿。國之與天下。有分土而無分民。不僅由中制外之略也。為推其倡率之原。則大一統之模。起化必先於甸服。然則天下之民。非有殊于一國之民也。上之以國

二語。層次分合。皆徹。

上民二字。國與天下所同。故是以二字直落。

治天下非有殊于上之以家治國也如上而老〻未嘗責民以事父而國之民共懷明發焉上而長〻未嘗率民以從兄而國之民共篤友恭焉上而恤孤未嘗督民以惠下而國之民共敦顧復焉使非孝弟慈之心盡人皆同必不能若此之有感而必通旋至而立效也夫化民成俗之事莫患乎上作而下不應則雖有帝王之政亦窮于無所施亦莫患乎名與而寔弗從則雖有尊親之權亦格於不我用乃觀孝弟不倍之民其無不興也如是則民情大可用矣為君子者可不以是衡量乎天下而求盡其推行之道哉一人統大勢于上必取天下之性情而區畫之有欲者何以養其欲有求者何以給其求君子所為因心而運也經綸變化之數推準貴乎能周要不使一事或乖以失致遠經方之理一人操大權于上必取天下之綱紀而化裁之其損也有所以損其蓋也有所以益君子所為稱物而施也緩急次第之間張弛期乎克盡要不使一人失所以虛同憂共患之心是蓋有絜矩之道焉得其矩而輕重布之可以一心類萬物之情得其矩而大小維之可以一日周百年之計此王道所以約而易操也平天下者亦求其所謂絜矩焉可矣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蘊畜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亦純用其緩此文中一段便得緩之力全勢于此振動所謂緩而峻也

所謂　徐

所謂平天　一節　岳　蕙

傳釋治平因乎民心而道出矣蓋天下之于國猶國之于家也民無異心治平寧有異道哉傳者意謂天下理之一者不以勢分也心之同者不以境殊也前由家而推之國茲復由國而推之天下幾疑其不相及矣不知誠得其相合之原而廣被為量者止約求為功則以一心操齊治平之全而家國天下固可一視之矣知此而可釋平天下在治國之說夫分天下而為國而居中制外者不必過區中外之觀合國而成天下而由近及遠者何事過存遠近之別經之言殆寔有見于國與天下之理而為言與使天下與國而有異道則必天下與國有異民也然後

純以逆翻得勢

可使天下與國有異民則必國與家先有異心也然後可乃何以反覆（中三句只）
（是覆說家國）于家國相感之際而蓋考行與羣思寧考也天顯念與羣敦友恭也恩
勤篤與任卹風普也老〻長〻恤孤之間是亦可以得人情之大凡矣（神理正在指頭間得）
夫翕然觀感者性情之良而為之曲體其父子室家之宜者誰為〻之（從興起轉入遂願語切氣貫）
也油然興起者風化之盛而使之快然于仰事俯育之間者誰為〻之
也君子曰此其間有道在上下同此不言自具之恍也上有願則必遂（緊接上三句笋縫極密）
之民有願而或不克自遂之者此非上之人區畫以贍其力則虛願難
副也是以君子觀乎情之同然者而矩出焉揆諸中以達諸外所為以（四字方生動）
善政而維善教者由此道也上下同此隱微自脩之情也上欲行則即（是推）
行之民欲行而或不克遂行之者此非上之人經紀以齊其量則大同（民物平平道字皆微）
難見也是以君子因乎情之同然者而絜出焉篤乎近以舉乎遠所為
恵中國以綏四方者由此道也是則平天下如治國猶之治國如齊家
而王道之必本乎人情也信然矣試申絜矩之說可乎

平天下自有政事與治國不同然其矩則一也矩從家國間見而絜
之天下乃為平天下之道故曰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全節注重末
句上老〻三句只是家國已效處指出矩字耳若即插入天下便似
從頭說起是以二字又須別作折度矣但用覆述家國語輕〻指逗
最得註中所謂家齊而國治之意重發末句交關處使是以二字與

首句呼應通靈。遂其興起之義。自然親切。愈分愈合。不愧作家。

所謂　岳

所謂平天　一節　視翼權

天下之效于君子如其國。因是平之而道全矣。蓋國與天下同是民。則同是情也。君子曰吾惟盡乎所以為上。而因有道以遂之。天下何弗平哉。且古大人之於天下。言明明德而不言平。蓋操乎平之之原也。然操乎原而事以起焉。則凡事之有不齊。皆其原之無不裕也。蓋天下之情。原無多求乎一人。而又不能無求乎一人。以共致其情。則平天下在治國。信有謂已。夫一代大其紀綱。宜變宜遵。上下于千百世之法。視治國為加謹。而本身制行。以操應感之原者。不以遠近殊也。一王備其法制。為利為弊。興除于數十年以後。視治國為加詳。而建德前民。以裕給求

（都是從末勾倒看上去好）

（從道字轉出矩是能于親前着力不同鋪張套局方見首二句在字之意）

之本者不以詳略異也彼夫天下者盡乎民所謂平天下者統乎上之謂也而上何以先乎民民何以率乎上初不離夫成教於國者近是然則老老而孝興長長而弟興恤孤而不倍平之道其盡是哉乃君子有皇然未敢已者以為欲使上之意無不得於民其道易而欲使民之意無不得於上其道難故合智愚以相求于天性俱難自強其力之所不及以為天子成大順之徵于是而思詳審之于先利用之于後務令天下如一國猶夫一國如一家焉將何道之操而後周詳無憾哉抑欲使民之意遵如乎上則道之在民易盡而欲于上之意遵如乎民則道之在上難窮故通朝野以共白其懷來不得自聽其勢之所難合乃謂自

二句提得着切

緣由是以語意得透

是絜矩之道

轉出末句

姓無遵道之誠于是而思分之以勢度合之以曲成務令天下如一國并猶夫一家如一身焉將何道之從而後推施靡暨哉吾乃知君子固有立乎天下之先以為平者則絜矩之道是也夫亦猶是孝弟慈之理也乃在國為教在天下為道者教無待道則有待也由體達用可該明德以內之全功且治國曰恕平天下曰絜矩者恕為人己之通絜矩則遠近之盡也因委溯原無非誠意以來之寔學則試詳所謂絜矩者乎

洗數的當

絜字之理却在有道之前到有道時已絜得停當了而有字之義又在是以之前指出箇道字已是現成有了橫鉤豎剔不使一筆走入死地只要看得或問然字一轉透原評

題位是從矩出道。題意却是為道指矩。謂平天下之道。雖與國有不同。然即在家國之矩。絜之而得。故曰平天下在治其國也。如此則與起遂願。兩層皆透。○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說盡。此但取來引起絜矩之道耳。輕逗三句。重講末句。詳略處。正見其體貼章句之精。○此手訂真本。與坊本稍異。

所謂平　祝

所謂平天　一節　錢之燾

治平有相通之道。君子唯因心以為絜焉。夫治平之無異道。以國與天下之無異心也。心同而矩出焉。君子其能已于絜哉。傳者若謂。以一人之心而不能與斯民之心相感動也。則所藉于化導者安在矣。然以一人之心而僅與斯民之心相感動也。則所待于推暨者又何在乎。惟就羣心以驗一心之同。即當殫一心以遂群心之欲。誠有不外人情而得治道者。而形勢之遠邇。有所不能間也已。如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非以國易及而天下難周。遂謂國之可以概天下也。亦非詳于國而略于天下。遂謂治之即所以平之也。蓋人主以一身而為法于家國者

（波一折即得通要）（隨）（兩句提出強）

（異人皆遊其老確）存乎教以一身而兼致夫治平者存乎政使修身以教家而民不應即有以教之而民或應或不應則國之與天下衆寡既殊遐邇復異將操何道以見人心之同而以我心畢慊乎人心又操何道以洽人心之欲而使人心皆如其一心也哉故欲觀上所以相推之心先觀民所以相應之心欲觀天下所以應上之心先觀國所以應上之心即如老〻長長恤孤上之修身以教家者未嘗有期民向化之心乃興孝興弟不倍國之因上而自效者咸有不能自抑之念則是國人此心天下亦此心而謂國與天下有異心乎所以感之者此心所以推之者亦此心而謂治國與平天下有異道乎是以君子知民心之欲遂而不能自為遂也

（一脉使全節層次皆展）（室際指然是以二字）（氣自急矣）（二字便直接得緊）（道字正指）

必思有以遂之為之周詳而審度焉要惟以心為矩而以吾心之私擴為人心之公夫然後俯仰之情自我而動者即可自我而協君子知民心之望給而不能徧為給也必思有以給之為之衡量而區畫焉要惟以心為絜而即我心之所當然以求適夫民心之所同然而後愛敬之誼有以各見其情者即有以各殫其情絜矩之道君子所以有不容已者而乃信治平之無異道矣不然則是君子僅能修身以為教而不能緣教以立政也民之待治于君子者自京師以及萬國不以內外分而君子之及民者不能由畿甸以惠四方而以疆域殊也豈平在于治之謂哉

（反收極有氣力題分愈清）

家國近〻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〻重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三句只說家國而末句方說天下提句透出此義下但反覆推明無不奇矯曲當○或曰如此說則興起屬家國而遂願屬天下毋乃看成兩截豈家國不須遂而天下無煩興乎曰家國非無政事而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下時感應工夫已都在治國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興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未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

所謂　錢

所謂平天　一節　徐倬

釋平治相因之理而道在君子矣夫國通于天下者亦以同此民也君子觀家國之間而悟絜矩之道平天下者不已得其要乎且平天下者大學之極功也言學則有道以正其趨言平亦有道以立之極然而其要必自民心始矣民有心而即因其心以通之則同風者在下也民有心而適如其心以予之則握原者仍在上也吾于經之言治平者而得所謂焉謂國統乎天下則必有由中制外之權而權非所任也四方從欲一人止修其門內之身此其道不問之天下矣謂天下分于國則又有居重馭輕之勢而勢非所藉也薄海從風明堂自隆其皇極之學此

轉○摺○間○節○次○皆○出○此○為○筆○妙○

輕○燕○受○風○

其道并不問之國矣夫不問之天下者藏天下于國之中而民猶此民也并不問之國者藏國于家之中而上猶此上也上老：于家矣初不以孝名也而民之興孝于國者何為乎上長：于家矣初不以弟名也而民之興弟于國者何為乎上恤孤于家矣初不以慈名也而民之不倍于國者何為乎夫寢門視膳之文非以動衆也遠饌執爵之儀非以服物也春育秋養之仁非以徇俗也然且上作而民從如是上感而民應如是：以君子知民心之無不同而天下事之誠可為也小民之不得與天子同分者貴準之以情也小民之既得與天子言情者又貴準之以事也君子出而取天下之不平者而大為平焉雖數施不過一二端而以彼推此必不使一事有參差之數有不同者十五國之風錄王者為之修意矣無不同者億兆人之願欲王者又為之修政矣君子起而取天下之本平者而率如其平焉雖建立寘有一二事而以此度彼必不使一夫有未獲之端此其道如絜矩然以天下為矩而出吾心之無私者以絜之執要者事不煩其運天下如一國運一國如一心而已矣以吾心為矩而即天下之至正者以絜之操端者渾無盡亦推一心于一國推一國于天下而已矣平治相因有如此

同此意同此語入其手中便異樣精彩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須向此中尋取換骨丹頭始得○君子不惟有以化之又有

所以處之。非謂平天下不須興感也。但化之意已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之邊發明耳。後二比夾說最是。而先後輕重原未嘗略。此作家勝人處。

所謂　徐

所謂平天　一節　秘丕愛

平天下者本于道。可即國治而得其義焉。蓋治國詳乎教。而平天下重乎道。覆思夫家國之相因者。君子絜矩之道。信有由哉。嘗思言大學者。必廣其業于天下。而後新民之事盡。而後明明德之量益全。故理無互異之理。而法有求詳之法。要不外以共見者。觀民情之同。而以獨運者。攬治術之要。斯以信誠和之有方焉。治國在齊家。既詳言之矣。論物之所必及。則不得不進國以求乎天下。乃求之而猶有不敢遽求者。經言固示我以極至之圖。論事之所畢致。則更不得不進國之治以詳乎天下之平。乃詳之而猶有未敢即詳者。經言更深我以漸及之意。則曷不

取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進思之乎思之而知天下之平必將使
（興起同然意反振一段正為是以句展勢則首句氣直貫到底）
天下皆為能孝能弟能慈之人抑將使天下皆為教之而即孝即弟即
慈之人而或者風俗有所難同而觀感有所未一則平天下者多皇皇
焉慮教化之不易乎而遑言措置之有術哉而抑知有不然者蓋嘗觀
（清出國與天下界分）
于齊治之機而得之矣天下之待理者上亦猶國之待理者上也為觀
夫國由于家而老老長長恤孤者一人有共見之性天下之觀化者民
亦猶國之觀化者民也為推夫治本于齊而興孝興弟不倍者萬民有
（應來有結構）
丕應之志君子于此信教化之易乎而措置之必不可以無術也仁讓
（治國承）
（剔醒遂頓次第）
者羣黎之情民待我興之而情動然民待我興之而情遂暢乎有道焉
以己心準人心六宇之遙必使無一夫之不獲焉而後始安非故為是
（惜此二句調軟氣衰）
推致之勞也惟感應之相通夫是以敷施之必周耳藏喻者一人之化
我為民帥之而化洽然我為民帥之而化遂成乎有道焉以一心協衆
心四海之廣必使無一情之不慰焉而後始快非故為是經理之煩也
惟上下之威孚夫是以區畫之必備耳君子有絜矩之道職是故哉吾
乃得取絜矩之道而進繹之焉吾乃得取絜矩以平天下者而廣推之
焉

按脉切義不失銖黍而氣骨清澄如秋水灌河千里瀠洄中沙石自
出於上老老三句後作波折是以每成兩橛此於三句前擊振則

通身一氣直下矣。此審勢之妙也。

所謂　秘

所謂平天　一節　鄧文修

終釋平天下之道、即教國者推之而已、蓋天下與國、無異心也、觀家國之相通、平天下者、不由此矩絜之而得其道乎。傳者若謂、大學至於天下平。此固明明德自此盡。而新民自此全也。由己以及人而性情有其相通。即由近以及遠而敷施有其各當。此躬膺化理者。所為獨操其暨訖之原也。經何以言平即在於治乎、天下之後于國者分之殊也。然後盡於天下而先不盡於國。得先之理。則國與天下同處于後而不分。為夫上之止有此上也。天下之本于國者。理之一也。然為本無二本而為末不一末推末之情。則國與天下。共原於本而各出為夫民之難盡乎。

民也。今夫天下。剛柔秀朴之異其才也。山澤珍錯之異其產也。耕鑿飲食之異其宜。而睿祭軍賓之異其俗也。是豈無道焉以平之乎。然豈他有道焉以平之乎。君子曰。吾固已先之于國而本之于家矣。上老老而民興孝矣。上長長而民興弟矣。上恤孤而民不悖矣。舉而措之如絜矩然亦猶行國之道耳。是以君子自格物致知以來已明乎人已有同然之隱而非有道以濟之。何以大其從欲之化。自誠意正心以後已通乎物我有各得之願而又有道以周之。斯得全其奮起之良。蓋國之本于家者為恕而在平天下則為矩。恕由一心而推矩由衆心而立也。故矩有不容損者道予之以固有矩有不容益者道去之以本無。握要以圖而一代之人官物曲。皆由此而待成。抑家之乎于國者為誠求而在平天下則為絜矩。誠求者貴識其端。絜矩者貴臻其極也。故矩有通用而絜以常者道原歸之草野。矩有獨致而絜以變者道仍準之深宮。審物以施而百世之帝眷人心。皆由此以克永。是絜矩之道豈非上之自遂其孝弟慈而即以遂民之孝弟慈者恃有此具哉。是則言其理為性命各正之理。言其心為萬物一體之心。宏其用于九有而道非外求。藏其密于一室而道非內窒。是道也。得進而詳其義矣。

吾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為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

高卑遠近陂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在格致誠正中來也。洗發精切。高峰深海。迥絕孤行。膚混家磕着粉碎矣。

所謂平天　一節　郭九屏

平天下于民情。即教家之理而得其道焉。蓋天下與國。同此民耳。觀於興孝興弟不倍。而君子絜矩之道。不在是哉。傳者若謂。吾前言齊治而原其理于孝弟慈。未即為平天下者而示其模也。乃即其說而引伸之。而治平之要不越此矣。本深宮而觀傚者。率土敬應之風。因羣心而敷政者。朝廷從欲之化。經綸靡窮。要不外是為建極之準耳。經言平之由于治者何哉。謂國之治也視乎機。為觀瞻之所及也。天下則觀瞻遠矣。而所以善用其機者不遠也。盛理即在草野。因畿甸而得性術之同。國之治也成乎教。為訓行之所示也。天下則訓行殊矣。而所以善推其教。

者不殊也遠猷經自王人合遐邇而歸範圍之大今觀于國之老〻長長恤孤者上也而民之興孝興弟不倍即如是然則平天下之道不在君子之絜矩乎天下惟是情之不可強耳使天下而大遠于國之情君子亦無如此民何耳乃何以上懷明發而羣已式于親上篤友于而羣已式于恭上重撫循而羣已式于厚此其情謂民之能自遂欤抑必待曲成之有道而始能遂欤而君子之曲成於是有放之而益廣者矣天下惟是性之可共見耳使天下而難同于國之性君子亦聽之民焉已耳乃何以上敦問視而衆亦致其愛上念天顯而衆亦致其敬上勤保赤而衆亦致其恩此其性謂民之可自正欤抑必賴權衡之有道而始能正欤而君子之權衡于是有審之而益精者矣而大學明德之功不於是而見其全體哉蓋君子有自明其德之理而即有與天下共見其明之寔故弟可謂君子之矩于孝弟不倍而見之而不可謂君子之矩于孝弟不倍而始得之也則經世弘猷早于格致誠正之日而端其原且新民之極不于是而見其大用哉蓋君子有與民共為新之化不過循乎民所自為新之情故弟可謂孝弟不倍于君子而得其絜而非必謂孝弟不倍于天下而始成其矩也則誠民偉略更統修齊治平之理而操其合是以風化起自朝廷而羣倫攸協治理準乎人情而皇猷以統而絜矩之道人可得而言之矣

宕折處層折朗然

道得分明不同勦禁德戾之言

的真線脈

本末同參

絜矩根源在格致誠正其道由家國而推則已統大學綱領之全矣後二比能舉其大○用八比法最易渾複此却層次分明虛寔各得今人忘其為八比尤佳

所謂　郭

所謂平天　一節　黃士塤

由治以言平推其心者有道也夫孝弟慈之心國與天下同然也而有絜矩之道乃可以平之平天下不誠在治國哉且聖修必究其所本而王道貴圖其所終明明德者固以天下為量焉而要不于天下求之也觀服教之攸同知為治之有要蓋新之在民者其理無殊而其事有待求詳於政事之中以廣其教化則理在而事亦由之以起矣平天下在治國經言何謂哉天下之形遠于國王者無過求于天下之心而常使四海之大有自我而暨之之勢則即邇徵遠治理之所以見其同歸也天下之人多于國王者無不周于天下之隱而常慮民物之紛有自我

而給之〻勞則揆多于寡治術之所以裕于不匱也夫自國以及天下其為用相因其為端漸廣而本之于上者仍不外成教之機而得之則亦可取夫孝弟慈而繹思其說焉即如上老〻上之孝于家耳而國之興孝者已然推之天下民無異孝亦無異也乃盡天下而悉能遂其興孝之心則必有道也即如上長〻上之弟于家耳而國之興弟者已然推之天下民無異弟亦無異也乃盡天下而悉能遂其興弟之心則必有道也即如上恤孤上之慈于家耳而國之不倍者已然推之天下民無異不倍亦無異也乃盡天下而悉能遂其不倍之心則必有道也是以君子觀物情而有類情之準察群志而有通志之方蓋自民出之為

興起之機而自上裁之為曲成之道由乎明〻德于天下之心而出之于藏身之恕者豈不在于絜矩乎小民同有其倫而相觀于上民心之公固可用也然使無以濟乎其公亦徒為虛理耳君子審量于天下之先而寔而著之合萬姓之倫類如治一人之身心則王政舉而風俗可同者恃有斯道矣小民各有其懷而咸仰于上民心之私亦可用也然使無以洽乎其私究存為虛願耳君子權衡于天下之故而推而準之殫百年之經綸如謀一日之性情則主術端而羣黎可徧者恃有斯道矣矩設而無不受正之物道立而無不待治之民平天下在治國不信然哉而絜矩之道又可得而言之也

道練圓密中。自露英挺出塵之姿。知其胸中固自夷然不屑一切。有云絜矩是家國已行。不是到平天下方絜矩。不知正為平天下道有不同。故須絜耳。如國之政事。與天下政事。其間許多條目。參差不齊。聖人正恐于此處稍有未盡。則不能均平矣。於家國間得此矩。而絜之天下為道。務求必盡此參差不齊者耳。故謂矩為家國所同則可。若絜矩之道。則畢竟朱子謂到此節次成了方用得也。蓋矩是理一。絜是分殊。重矩字看。則每縮到家國一源。而此處却重絜字。註中推以度物。正為是也。中三比與張君汝賢作同格。而推之天下一語。

體貼尤精。

所謂　黃

所謂平天　一節　張汝賢

平天下以人心為端。可即國治者而悟其道焉。蓋孝弟慈。上之成教於國者也。即推之平天下。亦不外焉。矩何可不絜哉。傳者謂夫平天下者。不恃有廣而能周之勢。恃有推而必及之圖。蓋一人之表率。徯應所由基也。存乎己者有必盡之心。斯被于衆者無不獲之志。合一世而胥匡焉。夫亦可曉然于平治相因之理矣。經言平天下在治其國。果何謂哉。六服之觀感有原。徵應者。固在于畿甸從風之後。萬國之則傚有自。考成者。即得之清衷度務之先。蓋天下之所從者國。國之所從者家也。上之由國訖天下。仍不外乎由家教國也。則試就孝弟慈之理。以深維乎。

先後二字明切

癸丑

興仁讓之機上有老上自老之耳乃入其國而衆著于孝知上之所為懷明發者固非迂也然而不匱之思微獨國之人有其願天下之民亦有其願夫有其願而有盡孝無不盡孝者民亦感于情之自致至有其願有時盡孝有不得盡孝者民亦阻于事之莫遂是孝之心同而所由得以興孝者果何道也上有長上自長之耳乃入其國而衆著于弟知上所為篤天顯者固非淺也然而蓄讓之風微獨國之民有其志天下之民亦有其志夫有其志而有盡弟無不盡弟者民已協于誼之共敦至有其志而有得盡弟有不得盡弟者民尤迫于思之徒摯是弟之心同而所由得以興弟者果何道也上有幼上自恤之耳乃入其國而衆著于慈知上所為切懷保者固甚嚴也然而恩勤之慕微獨國之民有其意天下之民亦有其意夫有其意而有慈幼無不慈幼者民既洽于念之自裕至有其意而有得慈幼有不得慈幼者民尤待于澤之下究是慈之心同而所由得以不倍者果何道也吾因穆然而思于君子矣君子知天下有不遽平之勢而無不可平之心心者矩之所見端也誠審物以相求矩在一心而一心昭其無私矩在衆心而衆心溥其康樂皇極之綏猷要必有通德達情之事君子知天下有交適于平之效賴有獨操其平之權絜者矩之所由旁達也誠準量以為推絜乎衆心而一心于以相孚絜乎一心而衆心罔不類應方隅之胥化豈徒恃此尊

（此句是準位）（有此一折方是說天下不是仍說國絜矩二字是此）（此生出）（即從）（三句中做出末句之理是以二字尤覺緊湊）（如此說興起遂）（頓不是一層又不隔作兩橛）（惜末句欠發明精采）

親愛敬之文、洵乎絜矩之道、君子所操以平天下者哉、

在中三句中。即說透末句道理。化之處之。界限極清。貫串又歸于一。是以句不消裝橋擺渡。而氣脉更緊。作法又別。○上老〻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絜開去耳。故是以二字之上。空中尚有一折。人但清得興起與遂願層次。不及清國與天下層次。惟此文說得了然。

所謂平　張

所謂平天　一節　蔣伊

繹平治之旨于一心、而道在君子矣、蓋平治通于心、即孝弟慈之效于家者可推己、本道以同民、豈不賴有君子哉、且合天下以為量者、明德之全功也、即家國而觀型者、新民之大共也、故事雖不能一端盡、而理則可由一心推、其間通類之權、蓋未嘗不操之自上焉、經言平天下在治國、果何謂哉、謂其宅中可以圖大也、則郊圻裕協和之應、謂其能邇可以柔遠也、則王國彰會極之風、如是則天子治其畿甸而天下將自理乎非也、今夫全明德之學、而秉平治之權者、上也、待平于下者、民也、方隅至廣、一人自有以輯和其民人、而整齊乎列服、此非徒求之天下、

發端光昌而切合正是此章起處

頓句洞見分合之理

而求之天下之心也是心也非即家國相通者哉家有老焉上自致其克諧民則曰誰無父母何獨使君我者為此愛養也而不匱興思矣家有長焉上自崇其敦睦民則曰誰無兄弟何獨使君我者為此馴讓也而友恭焉愛矣家有孤焉上自勤其保惠民則曰誰無鞠育何獨使君我者為此恩施也而任卹成風矣蓋心無異心一國之民胥然則知民無異民天下之民亦無不然〻使民良既動而主極罔昭是民旋抱其（此一天根深淸或閱歲上日）興孝興弟不倍之心而蕩平雅化終難覯于天下不有君子何以善其（精語）道哉君子知民志之不可或遺也必全而推之矩在天下絜在我心即（藏恕誠求矩字絜字之來龍景真）此藏恕之理而自昭範圍之隆其所推暨者然也君子知民情之不可或間也必合而通之矩本同原（更的當）絜非一致即此誠求之心而自善宜民之用其所會通者然也絜矩之道是以君子有之也徯應者在民起化（狀淸全肯）者必在上人心寔開王治之先觀化者在心曲成者仍在道君子克脩聖人之量然則天下之平即平于家國已效之心而尤平于一人獨全之道也哉

治國只說動處平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于國而盡處却自須有道兩處頓折說得此意分明後從藏恕誠求出絜矩針線尤細文更跌宕雅秀

所謂　蔣

所謂平天　一節　蔣扶暉

釋平治而得其所同可準其道于君子矣夫國與天下同此民則孝弟不倍同此心也以是推君子之絜矩其道寧有異量哉傳者意謂經言道之大而極之平天下大其權于無所不統乎抑大其情于無所不協乎蓋尊其權居重原可馭輕而揆其情制紛必歸審約得其所甚一而推準成宜則範圍不過固非無術以為理耳試即平天下之在治國者思之論大勢之所憑天下各治其國天子亦自治其國疆域甚紛整齊似不必一術論大原之所合天下與國無二民國與天下之民無二上宰制有要推暨自可以不煩旁統治于國無異統治于家盛世以天下

為家而天下即如其家事係平于治無異係平于修王者通天下于身而天下不越其身謀今以國視天下為至殊而以治較平為異致然而天下可以一國治一國可以一民治凡民之心可以一如上之心而治者權處其所必應而量準其所必通也則試思猶是不出家之教存為藏身之恕已耳乃寢膳是勤上有老也凡民而獨無老與憲乞是敦上有長也凡民而獨無長與撫字維殷上念所恤也凡民而獨不念所恤歟夫民也均在倫紀之同而恒切子弟之誼雖安草野之分而不乏君父之思顧興孝如是興弟如是不倍如是〻何民之喻上者相效為甚迷而上之及民者相成猶甚微乎君子以是知天下之大可為而平天下者誠非無道以處此也道統乎人已之可推而究圖于以盡變則不必逐事以就理亦理至而事咸在宥也君子自誠正以來凡研幾度務悉本乎此心此意之同而不必博涉而泛騖者其道之所該果有如是之條貫而畢達者爾道因乎彼此之無間而敷施可以各得則不必執物以就衡亦衡定而物不能外也君子自格致以後凡經方致遠不外乎殫知晰物之素而悉見其赴繩而合紀者其道之所準固有如是之張弛並善者爾此絜矩之道平天下之君子有之職是故哉矩在天下而絜之還在吾心君子知我與天下原不相遠也絜在吾心而矩亦不在天下君子知天下與我亦不相矯也是不可明于治國之說乎

純于頓挫中。見章法生動。○書義来脉。有真有偽。如道字引聖經首句。此不真也。上章藏恕。是絜矩之原。而絜字工夫。在前格致誠正。此真脉也。恕字義。或尚留下節地。至格致誠正。則斷當洗發者。

所謂　蔣

○所謂平天　節　張玉書

釋治平之序。即心之同而道得矣。蓋國與天下之矩在君心。明于成教之易。而君子寧無道以處之哉。且夫古之大人修身以教家。而治平之理已備。其必推極於天下者。所以究天道之終。而必起化於國中者。所以明王道之序。此平天下在治國之說也。何言之。天子不與庶人異學。其理一也。天下不與國人異教。其情一也。理不一。雖以堯舜之聖。不能治一人。情不一。雖以朝廷之尊。不能行一事。乃上方老老于家。而國之民已興孝矣。上方長長於家。而國之民已興弟矣。上方恤孤于家。而國之民已不倍矣。由斯以觀。民即甚賤。皆各有父子兄弟之相親。故孝弟

○高言獨喝視○空演大帽頭真不堪唾弃○接得氣緊而局寬

慈無日不感通於天下民即甚愚亦各出愛敬天性以相見故孝弟慈無日不激發於人心然而天下時有不孝不弟不慈之民以干天子教孝教弟教慈之化者何也是非盡民之過而上之平之者無其道也君子察仁讓之易興悟行恕之有要即近以喻遠百物共一矩焉由尊以逮卑物物各一矩焉取而絜之天下之大非可以家至而戶說也經制定則利用博政行于天子之國而列國不敢有殊軌矣綱紀明則任人逸法立于祖宗之朝而易世不敢有敗度矣蓋先之格物致知不離宮寢而有以盡天下情偽之變本之正心誠意不謀功利而有以立天下是非之衡由是修身教家而國與天下舉而措之裕如已絜矩之道安可不務講哉

（折出末句通身氣力皆在此處見前節）（二語具眼此是絜矩嫡脉）（通章寔統道字作家本事）（絜矩根原老當無數）

通節重在[illegible]句末句重在道字佗者全力貫輸都結聚此處節節提到寔地方見老手不同○舊說謂題三層者指首二句有一番議論非謂註中亦可以見句別作一層也然首二句議論究非題要看來止有兩層耳上一層便是矩下一層只重道看此喜然○絜矩即是上章仁恕此本身血脉也致知誠意乃能絜矩之根柢又是前一節說話並引不得惟此賓主不亂

所謂　張

此之謂民之父母

繹新民之寔傳者若為致重其辭焉甚矣父母之名未易克符其寔也觀于好惡若此詩言不益信哉且人主有平天下之責其勢每尊而不親乃一旦以其至親者奉之于至尊必其所以至此者有由也故下之誦上祇為揚花之文而上之及下貴盡恩勤之寔此孔適之祝誠未可以易許焉吾進思夫好惡同民而得之樂只之所謂矣小民愛父母恒甚于愛君王以父母之輒得其情而君王未必悉協其情也茲且悉協其情已如此小民望君王恒甚于望父母以父母之徒存其意而君王有以克行其意也茲果克行其意已如此而不謂民之父母乎以云父母亶其然已君之權無不可得之于民而獨

是父母之稱民若鄭重之而不敢褻詩何以直取而歸之君子也吾
觀于此而知欣厭之相通即令民自為計亦不過如此而止而令已
幾幾得之其不謂之願我復我者與民之隱無不可獻于君王而獨
是父母之名若靳惜之而不易予詩何以歸之君子而不辭也吾觀
于此而知欲惡之相感即令民之父母各為計亦不過如此而止而
令已隱隱符之其不謂之怙我恃我者與在君子本父母之心溥父
母之愛祇自慰其保赤之懷初未嘗以譽我者為民邀也正為不期
其譽我而譽益切則二人之誦寔為有本之投抑在民被父母之恩
深父母之戴自不禁其載道之歌又何嘗以溢美者為君媚也正為
不出于溢美而美名始副則瞻依之感豈為揚厲之文蓋寔至而名
已至則令聞無非令德必寔至而名得至則為頌非以為誣平天下
者盍亦審于父母之所謂也乎
其得神處全在此字欲落未落之際跌蕩出來不脫不粘是惟華
妙民之父母只還現成語氣不着註解更高
此之謂民　顧鬥新

東皋遺選　順治庚子貴州

有德此有　四句　李達可

德足以統天下之全、為之遞推其所有焉、蓋君子惟務有德而已、而人土財用、自此有焉、平天下者、夫亦愈知慎矣、今夫天下之治甚繁、而君子獨于德加毖者、非徒責諸躬者有獨嚴、正以統乎德者無不備也、蓋凜夙夜以自持者、君子勅幾之學、協朝野而畢應者、王人至治之除、為之遞引以推、而衆在焉、而國在焉、即衆與國之相因者亦無不在焉、夫亦可漸得制治之大端也已、先慎乎德、於是德為君子有矣、原君子宥密之衷、惟德所宜謀者謀之、而德之所致者、則非其所及謀、然于所宜謀者謀之、而其所不及謀者自裕也、邇君子嚴翼之懷、惟德所當計者

○提○出○謹○中○得○衆○得○國○正○為○單○重○財○字○也○也○

宰尚欠實發而即取有字亦輕疎

有德二

計之、而德之所應者、則非其所遑計、然于所當計者計之、而其所不遑計者自優也、則即得衆得國之說而推言之曰人曰土且即有人有土之詞而漸及之曰財曰用頓世主日求天下之有不求一己之有其究也不惟失己之所有而且失天下之所有君子不求天下之有而惟求一己之有其究也不惟得己之所有而且得天下之所有吾見其人自此有也已在一國有一國之人在天下有天下之人主極躋于純彝而輿情自昭徯應之歸初無事招徠之術也吾又見其土自此有也已在一國有一國之土在天下有天下之土王躬極其清明而則壤自協賦式之準初非侈開拓之雄也至此而財又奚不為君子有哉財之在一國者固昭府事之治財之在天下者亦歸玉食之隆惟寡慾本于君心而朝野共享盈寧之福初弗矜蓄積之數也至此而用又奚不為君子有哉用之在一國者固無偏詘之虞用之在天下者亦鮮匱乏之患惟寅畏出于皇衷而公私悉泯贏詘之情初勿作封靡之計也是其始也君心一無所有而人土財用遡之德而見其原繼也一有無所不有而有人有土至財用而徵其備此吾遞推之為慎德之君子決也抑吾將並衡之為慎德之君子識所重也

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一句故下文直接財字理則如此題面須還他四平方不犯

下位作者提清得衆得國則人土二字只當承上文用字併入財內更不消說故局自四件理自一件○此有字逐句遞出自有義在通篇直根德字不漏却題中有人有土有財六箇重疊字否

有德　李

有德此有　四句　吳濬達

德之所全者大廣推之以為平天下者告焉蓋慎德之心原未嘗有他務也而人土財用之有莫能外焉其毋輕言德哉且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先修德於一身而究之修于一身無不可共明乎天下也存諸內者為聖賢宥密之修致諸外者為帝王事業之盛約而舉之固以見此理之不易推而大之愈以見此事之甚全已君子慎德非所謂有德哉德之心無所或弛靜存之間一念不溢于中者也德之量無所不周懋建之極一事不遺于外者也是故一身之學問未深即圖治日勤原難幾于兼致之數而深宮之幾康既勅即功業未著自可信其必然之

幾。然則平天下者。人所宜有也。土所宜有也。財用亦所宜有也。而惟一有德足以致之。吾見有德固不止于有人。而人其著焉者也。一人自懋其神明。四海即樂其敬應。是有人不于人焉有之也。有德此有人焉。即吾所謂得衆之說也。有人固不止于有土。而土其大焉者也。下民有歸往之象。疆理見日廓之休。是有土不于土焉有之也。有德以有人。此有土焉。即吾所謂得國之說也。至于有土始可以言財矣。雖天子不言有無。而四國所輸。司會自著量入之策。故有日求于財而未必有者。由有德以有土。此有財也。德則其財也。至于有財。併可以言用矣。雖王者不言多寡。而六府所贏。冢宰自成詔出之書。故有日期于用而未必有者。

換虛字斟酌

倒找德字句法古秀

虛字斟酌妙

由有德以有財。此有用也。德則其用也。是知衆有不外于一有者。人無非德。土無非德。財用亦無非德。而豐亨豫大。皆本身心祇敬之功。一有可兼乎衆有者。見德即可見人。見德即可見土。見德即可見財與用。而潔清內修。非同清淨無為之治。夫乃信君子之先慎有故。而平天下者可恥而思也。

有德是四句腦髓。自當重構。庸手怕截上句不去。只用輕點。不知有德與慎德。境界自別也。此將二字分做四比。却何曾粘帶一痕來。但有德精實處。尚少根據耳。○諸有字有統貫義。有層次義。玩其點四比處。兩義齊行。若粘一放一。未為好手。

天蓋樓偶評　大學

有德　吳

有德此有　四句　張觀光

天下平於德而見其無所不有焉蓋惟德足以平天下故人土財用俱可於有德必之德之不可不有也如此夫釋平天下意謂吾深思於不可不慎之故天下之平何若斯之難也及類觀于既知所慎之後天下之平抑何若斯之易也蓋惟皇既建其有極而斂福自見其無遺以天下之所有莫不環至而立效焉可以知均平之要道矣先慎之君子蓋兢兢乎不敢必德之為其有也德之有者非遺天下之所有于德之外而納天下之所有于德之中者也有德而有未得之衆焉不可謂有有德而有未得之國焉不可謂有有德而有未得乎衆國之所相因而俱

得焉不可謂有雖然既先慎矣何兢兢乎不敢必德之為其有也惟其有之而知向之所云得衆者非求之于衆也惟其有之而知向之所云得國者非求之於國也惟其有之而知得衆得國之所相因而俱得者非復求之衆國之外也天下之人惟德是依誠如此之有德也吾見歸附者衆雖億兆殊情莫不來享而來王矣不其有人矣乎天下之土惟人是任誠如此之有人也吾見版章式廓雖九有異宜莫不廼疆而廼理矣不其有土矣乎有土而天下之財于是乎出其則壤而底貢者旬邦甸之近以及山澤之遠俱可以九賦斂之而不貧矣蓋有財有如此者有財而天下之用于是乎給其用要而歲會者自戎祀之大以及匪頒之微俱可以九式節之而不匱矣蓋有用有如此者之數者固乎天下者之所患為不能兼有之者也德之既有則兼有之矣又乎天下者之所患為不能終有之者也德之既有則終有之矣人土財用蓋有之若此之有本也乎天下者可不知所先哉

前幅一開一合屈盤變化決眦盪胸後幅浪靜風恬脚端實地正如西嶽崚嶒諸峰羅立○在有德一个有字中做出統貫義在下七个有字中做出層次義四句一氣讀見前幅之妙逐句讀見後幅之妙更覺題勢不緩散題位不侵凌此直頂有德者固高數倍即併串德來亦高一着矣拈一放一的是好手能參此向上轉語為此題第一

有德　張

有德此有　四句　耶濬

君子經天下之寔、全之以德而已、夫經理天下、財用急矣、有德則合人土而無不有、故君子兢兢慎之、且平天下者、必合天地民物之大、悉載一人之精意以行、然後王制定、大業成焉、內鮮弘略、而退處寡營、就使區區束修、邁身潔清、何益有無之數乎、（自此說財用起直至章末一提通身震動却還是上文落脉處）嘗覽民好民惡之原、攷得衆得國之實、知天下之欲、國家之務在財用矣、即祇台底慎于交正、明王考德于咸賓、君子于人土之間、詎不甚重、然而兢兢焉以為所有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何也、（用反揭戒住上句兼有手法）具弘通之量者、貧寡非所患、美利之來、僅以報塞吾德、辭其半得、不若都亡之無害也、廣正誼之利者、盛業所由隆、精微之

產皆可表建吾德厲茲一物無如物物之已屬也獨化之權不及衆贊之興舉故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耕漁衡牧之在野此能有之有其能與山川生息之人也乃若民安于淫怠吏敢于為邪君子兢兢焉寧去之而不有矣人官之力不及地寶之發陳故畿內畿外之所貢酇鄙縣遂之所賦藪澤原沃之所征此能有之有其能與食貨滋生之土也若夫貪外而虛內廣地而鮮利君子兢兢焉寧去之而不有矣如此何患無財何患無用乎既于重斂積于大盈君子不謂有財嚴乎錙銖忽于鉅萬君子不謂有用有則賦入司徒職之賦出太宰職之其數有鄙心侈心以章賕賄違法式哉昔者城郎築鄙佗丘甲用田賦維史書之以戒妨農害財竭作增賦非愛養斯民之意則詎非天下之欲國家之務所急獨在財用然故一人定制百志赴功要務也敬奠九壤積藏于下正略也刀幣之多寡璅而尚足言耶古王者清心澹欲而廣大不嗇夫亦操天下之大權耳序賢任能以勤百姓匪自勞也治地究業以贍蓄儲匪自豐也國書之登耗不從此受裁耶古王者養欲給求而經制大備豈非攬天下之先哉哉

看他提掇處純是側重財字立局按部則仍挨句平講于人上用三字更發揮精寔絕無侵陵下文之病諸有字人只說得一有無所不有縱挨講亦只說得事勢相連之有此獨箇箇是有德之有理法盡

高文之渾厚堅勁皆從西漢得來

有德此　郭

有德此有　四句　張標

握衆美之原始可言帝王之應矣夫人土既附則財用自饒乃摠有于一德有德蓋若斯之重也嘗縱觀九州之域人物山川貢賦今不殊昔也獨其間條而帝條而王頗往往更姓易號焉當其興也不階尺寸或一成一旅皆可以王及其衰也河山猶昨民物已非數百載相傳之舊物一旦拱手而奉天人之用嗚呼其去也有故其來也有因人主即奈何不務其召致之具哉君子兢兢惟德是慎其德之有尚不敢必況其他乎人主權勢雖赫不能籠天下之所必爭有知者擇主帝王自有真也無知者應瑞寶道遼有會也寥寥九有咸入而旌我后之心人主得

此豈頭巾中所敢言在古文中亦是偉構

跌有字一句取下諸有

瑋丽

失勿恤不能守天下之所必畜風雨異好箕畢徵于上也精神見榮川原應於下也簡簡百福悉斂而歸聖人之極天下甚難乎德之有也而亦甚易乎德之一有無不有也今天下幾力而爭角材而臣大者逐鹿小者瞻烏此人也哉或后或仇億姓無論矣考古三恪之流白馬之賓胡為以勝國之大至不能有其一二懿親危哉有人爭此一德今天下（寔講得剴切整動）神皋而都上游而守固則維城崩則維隍此土也哉日增日蹙得喪無論矣聆昔麥秀之歌黍離之咏胡為以神明之後至不能有其宮廟危哉有土爭此一有人之德然則有德者寧獨有土而已乎司空度地定賦黃白別其色穀財出焉積爐辨其性器財亦出焉由土而論鮑魚歸蕭陶冶歸窰柯匠歸林方物畢至誇陸海矣乃君子猶惴惴乎抱惟玉不殖之心也財則其德也此為有財又寧獨有財而已乎冢宰歲杪量入穩秸度其遠近穀用出焉磬桐因其川麓器用亦出焉由財而論邦都供賓關市頒餼餘仞備凶貿遷不居象泉刀矣乃君子猶翼翼乎守惟王不會之戒也用亦其德也此為有用四者如此而後有見君子無（論極駁厲）幾倖之思焉今日萬國來同非謂其定臣妾于我也升高而望亡王之祉遍幽冀之郊下上之等盡禹貢之道疇闇奸一人疇私繫一姓而涼德是懼子孫卜世之慮早已不入興王之意中四者非此則不有見君子無自留之私焉今日百祿是遒不可謂得志于天下也弔古而傷如

（四此有篇通意亦透議）

林雖衆。河洛終無阻歔之謀。鹿臺雖盈。寶玉且有焚身之懼。未嘗不慶車書。未嘗不侈大有。而薄德弗荷。圖籍物力之繁。安知不為後人之憑藉。德誠萬事之權輿。平天下者念諸。

（真說得危悚）

人但為張大慶頌之詞。止寫得有字。却寫此字神理不出。茲獨語語從艱危體貼。乃知四此有是難辭。非幸辭也。如此纔縮重上一截。直歸到首句。又能逼出下文。見得君子始終只一箇慎字。真大儒大臣之言。彼徒以吉祥為說者。適吐露其佞倖胸中耳。

有德　張

有德此有　四句　王士禎

德操衆有之全。君子所以慎德也。蓋有德則德以外可不言也。而由有人土而有財。由有財而有用。君子之絜矩何如。今夫平天下之本在絜矩。而絜矩之本在明德。乃君子亦既兢兢乎慎之矣。兢兢乎慎之。而凡審給度用之務。為平天下者所不敢略。而世主役役為之不可必得者。已收其效於不能外。然後知絜矩之功。若是不爽也。君子熟察於絜矩得失之故。而必先慎德矣。慎德而物格知至。已致其明之之端。則好惡同民。皆求全於父母之事。而凡得衆以得國者。無弗至也。意誠心正。已造乎明之之寔。則好惡協民。必深懲於偏辟之戒。而凡失衆以失國者。

（有德根据的寔）（根聚國來妙即人土也故以下只講財用耳）

勿敢安也若是乎君子之有德也夫君子之心知有德耳下此非所問也於此而有進說於君子之前者謂有德而即有人有土以有此財與用焉則君子且不受然君子既為天下而有德矣有德而人將安往乎吾見有德之世遠近向風無不稱王臣而受正朔蓋已盡天下之人也（此章之有）有人而土將安往乎吾見有德之世版章孔厚日惟攷禹貢以稽山川蓋已盡天下之土也天下之財出於土有土而財豈他求乎吾見有德之世不聞理財會計之名而周禮一書已全乎天下之財也天下之用視於財有財而用寧告匱乎吾見有德之世不聞內府外府之殊而司會一官已周乎天下之用也夫人與土財之所出也用視乎財者也乎天下物未嘗略言之乃世主後王為之而卒不濟而有德之後相因而至焉如此則豈非君子之慎德有以心之哉然則可不言人土財用也君子未嘗以數者為心而惟德之是尚則人土財用之有也非君子意也然即言人土財用亦可也君子惟德之是求而即于數者見功則人土財用之有也皆君子慎德之力也觀德財本末之故而平天下者可不慎德哉

（概上過下）

凡得氣脉于古則其手腕健利有力舉題中所有皆成輕便故出落高而轉運快人視其若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有德此　王

○有德此有　四句　張玉書

君子以德平天下、而知其所有者大矣、夫天下之平、人土財用盡之矣、而有德者畢致焉、君子所以慎乎、且自古有天下者、強弱衆寡之數、皆所不計、惟進而求詳于德、非易言治平也、以全理自予、以全勢予天下、然後挾持在我、萬物環至而立效焉、君子慎德、蓋甚難乎其有德也、政教之詭、王者不恃、惟德之以實不以文者、不敢虛聲動海內、而必先天下而有於一身、智勇之名、王者不爭、惟德之可急不可緩者、不敢歲月玩成功、而必先天下而有于一旦、至于有德、則君子之皇皇然自求所有者在此矣、且欲然無求于天下、而無不有者亦在此矣、有德不有人

○重○頓○首○兩○字○有○句○

乎威以攝者畏而不親恩以懷者服而不貳向背之幾在德不在人也

段〻寔寫不用花手架過

聖人作觀天下不願受臣僕而不可得此已見得衆之非術邀已有人

不易極有分寸

不有土乎勢處于分人各君其衆理操其合人不私其家職方之掌度

德不度地也萬物歸王天下不願隸版圖而不可得此已見得國之非

倖圖已至于臣人享贄而有土是即國家之常富而不貧者也一人慎

段〻頓重上截

德方置有無于不言而地益廣者產益繁任土而貢之萬國之所出皆

倒縮入首句

君之財也則財于此有焉至于受球受共而有財是即國家之常享而

弗匱者也一人慎德方懼損益之無節而取不竭者施不窮因財而理

之萬國之所入惟君之用也則用于此有焉未有德以前雖侈意于兼

容并包而天下莫之應也禹貢周官不貪其利而後不能辭其利則當

正大

大業未成君子止瞿〻于皇自敬德而已矣既有德以後雖謹守乎彰

好去惡而天下莫之違也皇極庶徵不諱其報而實未嘗期其報則當

百祿既荷君子仍兢〻于祇台德先而已矣平天下在絜矩絜矩之原

在德君子明于本末之故敢舍其本而圖其末哉

俗眼俗腸但知四句足以歆艷不知着一點歆艷不得若謂因此不

可不慎德則本領盡差德非其德慎非其慎矣步〻鞭辟入首句自

然精嚴正大不屑為流俗之言

有德　張

有德此有　四句　陸燦

備衆有以言德、慎之所以必先也、夫人土財用、平天下者所必資也、有德則無不有、此君子先衆有而慎之爾、且君子既有事于天下、則天下之所有咸在其度內矣、然吾所資者數端、則有先于數端之一端、得國（借上）之必由于得衆是也、吾所資者一端、則又有先于一端之一端、得衆之必由于慎德是也、夫專治乃其所以衆治也、然後知君子先慎乎德之故、以為君子是宜于衆有事焉、宜于國有事焉、而君子未嘗于國有事焉、并未嘗于衆有事焉、是殆將離乎衆與國而孤置一德焉、是宜于得衆有事焉、兼于得國者有事焉、而君子未嘗于得國有事焉、并未嘗于

（文逆入便有次第）（點上文而倒結故字奇勁）（連用十焉字奇）

得衆有事焉是殆將兼乎衆與國而合鑄一德焉蓋曰必不可夫而必不可不有者惟德耳德則在得衆之先焉散而言之為衆揔而言之為人德則在得國之先焉揔而言之為國散而言之為土為財為用今將落言焉不為天下計財用乎非平天下者之經濟也既為天下計財用則必度其地圖之廣輪若無人以寔之則大荒而不治究竟不離于得衆之說也則有人在有土有財有用之先今將发言焉為天下料民數乎非平天下者之氣象也不為天下料民數而又不得不視其疆域之廣狹以計賦而量出即特籌其何補究竟必始于慎德之說也則有德在有人有土有財用之先見有德之主立于上而天下有不歸心者乎而天下有不納土者乎而天下有不輸將恐後動太府之資者乎此之以一有分致衆有者也又見有德之主立于上天下歸心而猶有未盡納土者乎天下納土而猶有未遵貢賦者乎而天下猶有支左絀右煩司農之告匱者乎此其以一有分致衆有者也然後知君子鑒于無德之失而尤預見夫有德之得也鑒于無德之失故慎而預見夫有德之得故先也財用天下之大計也逆而數之自有德始有德乎天下之先圖也順而數之自有財用終則又取德與財兩衡之

此題與蓋均無貧三句一例彼釋上所以不患此釋上所以先慎而又此下都說理財則財用正須為下文立案玩注不患無三字妙甚

釋上起下。乃是題位。自李文正公程文以來。作者無慮數千百家。俱未見到此。若見到此。則題面自寔。題氣自虛。又何暇填寫周禮。自評他人亦解承得衆得國。却苦財用二字沒根源。亦解看下文。提重財字。却又苦人土二字沒着落。此將財用二字。納入上文國字中。不是為財用二字尋根源。正着落人土二字也。頻用上文脫卸。則筆筆提注財用。自筆筆牽連人土。意中只有兩件。手中却仍還他四件。最長于以空寫寔。愈空。而寔義愈出。他人做之。都成虛殼矣。然亦決無敢做者。

有德　陸

有德此有　四句　陳祖則

德縮羣有、明乎有之之匪易矣、夫人土財用、皆德之有也、而惟有德者有之、則其連以相及者、豈虛加之數哉、今夫天子者、四方之綱、天下者、諸生之府、吾為之稽古而定說、（提出財字綱源作一篇骨子）亦曰得衆則得國而已、然而先于所得者、必有所以得之之因、後于所得者、必備所以得之之理、（納入上文去）然者人也、而人之所歸、不遂曰人而曰德、國者土也、而土之所奠、不徒曰土而人有其財與用、如是則一得而罔不得者、豈一有而罔不有乎、（此是第一个有字）天下惟有之不可以倖、則以一有而司羣有之符者、其事約之而囑之、不問吾力之所以及、而問吾心之所以稱、天下惟有之不可以情、則以衆有而歸獨（此是今說八个）

有之樞者其事全〻而綰之既問吾心之所以往又問彼勢之所以來（語皆深焉）

慎德者有德者也生齒日繁性情不異疇非其望德而歸懷者德則其（此字振出）（都兼得）

人而不德則其敵也山河不改幅幀如故疇非其賴德而永寧者德則（失講好）

其土而不德則其鄙也且也至德之君位于上而地之所生與土之所

貢俱承德產以告符德則其財而不德則其害也且也盛德之主立于

陽而下之所輸與上之所貫俱供德藏以告備德則其用而不德則其

耗也蓋無曰吾有者罔勿有也以人為人者謀于人以土為土者謀于（此是一統看）

土以財為財以用為用者謀于財與用統于德而羣生在宥矣故福應

大來之世即至上休下裕內寧外安而天子益自勵其清心寡欲之圖（大哉儒臣之言）

所謂得衆而得國者此也亦無曰吾有其有者咸足有也因人藉土者

其土奠因土事財者其財濟因財徵用者其用裕總于德而王心載穆（看）

矣故榮懷惟備之君即至己治己安既康既阜而天子益自毖其勝予（此意人所不及）

其亡之慮所謂失衆而失國者又此也君子慎德豈淺鮮哉

財用二字從得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人土即衆國財用則

衆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也章內三言得失從此說起翫一此字

是凜〻岌〻之詞故註云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必兼得失說方見

慎字根源四此字亦分外警動矣他文止耶鋪張冠冕却遜此作能

體會三言得失微旨

有德　陳

君子有大　二句　徐越

大道必有所由得、君子平天下以心也、夫不有大道、好惡所以多歧也、忠信以得、而得衆得天命俱以此矣傳者謂、平天下之理存于一心而平天下之心決于一事故即一二大端而知君子之心不必從天下起見也自治其心而天下之所以得平者實較著于君子之心而不可[illegible]今觀于仁人如彼、拂人性者如此、于以見有位君子斷非無所擇術而聽之天命與民心者也古今治亂之數有所感必有所應當與計上理而勿恃其薄效之規氣機轉移之際不可違尤不可強當與守要圖而如狃于倖獲之見是故君子知平天下者知有大道也立心于天下之

老境

忠信大道俱無所不舉

領句高甚

大道苦

得平正而精方見此一節是全章盡處

二當是妙于講

信却是妙于講以得之三字

而後可觀大道所由通一人無主于中不可也一人有主于中亦不可也而能誠則定萬物之命夫帝王孰不樂以至誠者取合大道無如求為誠者每于偽隣也入心于天下之內而後可持大道所由變一人而多所誤不可也一人而自以為無誤亦不可也而能公則體百姓之情夫帝王時欲以大公者凝承大道無如徒為公者每于私近也必也

卓句

折境人勝

必字

接得紫湊

天子之宵旦外朝得而諒之深宮之愛憎草野亦得而孚之勅其發于明德而無敢懈逌躬率物豈云天命之靡常必也一念之存發立極者無不至誠數動于福極會歸者無不俾乂建其業于新民而加之儆修己治人奚畏衆情之弗集忠信以得之得之誠易也百王所不違者返清躬而畢協必忠信以得之得之抑難矣萬世所不易者考夙夜而加嚴君子之于大道如此

拈明新

帖修己治人意好

併結上兩得失

其所見較他人必真故所言較高較精一時馳騁皆名才然不得不讓一頭地○此道字直從經首大學之道〻字生來一起一結微旨朗然故拄下修己治人四字即兼明新二句也後二比得之

君子有　徐

、君子有大得之　陳子達

大道為平天下之全（渾而切）君子慎所以得之者焉夫使天下公于其好惡此即忠信之心而平天下之道盡是大學亦盡是（其眼道便是大學之道）故君子加慎焉傳者若謂絜矩君子觀於衆之向背命之去留反覆以思其為好惡也（直根得失乘源說入最得要）誠宜務公而絕私矣（文）然所以為好惡者尤宜著誠而去偽焉（分見此節本義）蓋君子之學以慎德為先（的當不移）以誠意為本其為大道有可言者（惜君子二字未清故大道語突）夫所稱大道即平天下之矩（矩字）操之有本末而內與外異絕用之有取舍而利與殆異衡其為道也潔修自治而人心克集帝命用康故稱大也（不的）然所以有之者（落次句有下文在）維其慎矣謂如此則有不如此則不有者在好惡而不在好惡也（轉出忠信分明）人有性而無拂已

有性而能絜者閱乎天下而寔基乎君心也以一己盡天下之情必反己先盡其情斯天下無弗盡之情以一心循萬物之理必處己無違其理斯萬物無或違之理是所謂忠信也君子審乎此而知惠我嘉師不如謀諸夙夜雖得衆失衆大臣之陳戒尤當推本以謹其端君子鑒乎此而知丕承帝眷不若凜之宥密雖得命失命誥詞之謨切更當詳求以凝其本而天下之大大道之要有不以忠信得者哉然君子猶兢兢不敢自必也謂我誠盡其心以孚于人而主極之見端慮有嗜欲未清致失內外之衡者抑我誠自其志以達于衆而持衡之克一慮或反己自欺致乖進退之節者則以大道統天下之全以忠信統大道之全夫亦愈知慎矣

（忠信統得明切）（轉得字）（得字透上一層）（人目必子逼進）（一層逼射下文）（又激驕泰）

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焰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承句云大學亦盡是五字人所不能道此道字不是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從心推出及民事理也絜矩者以民之好惡為好惡公之極也皆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修己治人之全而言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偽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只此作逐字分明精當

君子有　陳

壬辰　朱若聖

君子有大　得之　正蓋　望重光

平天下以心而知道之不易得也蓋道雖大而終不外于一心決其幾于忠信而所存不愈切歟且論治道而歷推于天命民情之可畏蓋將以定其所歸也百代有共見之心一王無可飾之德考厥由來而識其端要始歎絜矩之道求之者密而持之者嚴也何也凡平天下者皆君子也凡君子所持以平天下者皆大道也此其故可進斷之古帝王知法術不可以為治也鑒觀于天人之合而中正之矩出焉是所以定其規模者原本誠篤以為裁制者也後世循之而不可易則因奉之為道矣古聖人知才智不可以為理也慎考其安危之本而蕩平之矩昭焉

是三言得失語益加切落脉

此君子以佳言

正包起下句大道亦只言居是位之道惟此文提得分明

根定得命得國

創從忠信出大道似巧而鑿

截講上句得法

是所以極其廣運者亦由中孚以為敷錫者也後世守之而無可議則
（大道只如此虛欲極）
（得）
咸奉之為大道矣雖然理不涉于殊途而幾必決于一致是道也果何
（易勾分明）
（剔得浮）
以得之哉守成法而急于圖治以為可如我意而行之也顧今人之意
（炤鐍字）
（忠信義尚欠精切）
恐終非前人之心耳惟其操于中者一歸諸誠正而通志類物與百姓
昭其不貳焉而後道之宰于天下者不可以迹窺心之宰于道者未嘗
（炤泰字）
以偽求也慕至治而動言好修以為可行吾志而安之也顧一日之志
恐終非百年之心耳惟其發于內者一本以無私而養欲給求與海內
示其不惑焉而後道之洽于天下者不可以意測心之洽于道者未嘗
以虛托也惟忠信以得之此得之必然者矣蓋盡于己而非敢有吝于
己孚于人而非敢有市于人則知自古無不小心之天子寔于中即可
格于外慎于外即可慊于中又知自古無不守約之聖人此反覆于得
衆得命之故而可以一言斷之者此也

首句截講總包下二句次句另做對焙下一句此科此文是第一人
識力　陸雯若

註中特地云君子以位言之正恐人誤看做有德者則驕泰句說不
去也近人不體註且貪取君子與忠信關連有情率一滾做去起手
必贊唱有德君子二比不道下句已一筆勾却矣大道註中明云居
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用人理財不知何据聞時論欲

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是文件〻合法惜于忠信得大道處尚少實際未免味薄

君子有　筐

君子有大　得之　正哥　蔡嘉禎

道本於心平天下之急務也蓋道大斯天下不能外得之必以忠信君子務此為至急爾傳者謂王者以慎德為敬天勤民之本而好惡取舍無不各當其理焉夫是以天命歸而人心服也由此可觀大道於君子矣聖天子之規模無外天下所取裁也其發邇而見遠固非淺近之圖之可及古盛王之綱紀攸隆平天下所懋建也其居中而御外尤非苟且之術之可幾是大道也君子曷能得哉忠信以得有斷〻不誣者勢之所集能行於視聽之衆不能行於聰明〻畏之所不加君子於此略勢而言心蓋自立身誠正以來無日不期以此心告之四方質之上帝

（狀拾上文作總結有漢人筋骨）（落君子）（二字欠分曉）（大道只合如是）（清嘆）（止在居其位之術上立論自切）（根据）

忠信不正為平天下用說得好

況乎經方制遠者匪異人任也夙夜基命宥密而天下已咸諒其無欺固有得其典要者已法之所施能行于賞罰之塗不能行于章服刑用之所不及君子於此詘法而明意蓋自決幾善惡以來無事不求以此意靜一流競澄清志氣況乎一道同風者非淺鮮事也一人精白承休而天下已相觀于無我固有得其統會者已四海雖遙恒見朝廷為趨向乃君心者又朝廷趨向所生也居天人倚伏之界而既其實不既其文著其誠不著其偽皇躬所以迪清明萬幾雖廣總依政治為從違乃主德者又政治從違所肇也當內外感通之交而先已然後治人損上斯能蓋下世道所以無偏黨大道所得職是故哉

匈匈從居位之道中構出得字是語蓋加切存也之數

君子只是有平天下之位者大道即所以居是位之術其事理甚大故曰大道然非忠信則施設皆虛猶云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故君子大道須切位上說忠信以得須切居位之道說方字字有地頭下落文有堅光厚力得西漢風味其品最貴

君子有　蔡

壬辰

君子有大得之變局

張芳

平天下者無從圖決其幾于誠而已夫平天下之道未有以無本得者也得必以忠信則其幾決矣可不謹哉今夫有天下者至於下酌輿情上稽帝眷宜可無不得矣而得國得命尤必自得其本蓋履其位者必有其事而為其事者必考其心惟吾心得而後帝眷輿情胥歸有主也吾言得失而推絜矩之好惡如彼而知平天下之君子不可無道以處此矣十室之良素行修謹已足成名以化俗而君子則有平天下之任者也則凡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者皇極之建固非區區之術可知矣一命之士稍為康濟亦足利物而有功而君子則有平

己摘領珠

根上西言得

失入脉清切

全理已洞然

敬定君子二字之義確

大道二字亦確

天下之責者也則凡所謂九族睦而平章百姓百姓協而於變黎民者光被之勲固非小小之事可知矣然則君子固有大道焉術無取其偏（又正點大）（道蓋往上句氣寬而局緊）端也所謂清明在躬者自屬和恒之通理功無取乎好大也所以敷錫庶民者即為凝命之永圖斯道也（轉次句作蜂腰十分筋節）居高以倡吾不敢謂其得之難而返己而求亦不敢謂其得之易蓋至治期于力行而王道本乎誠意必忠信以得之有斷如者（人聯上句來分修己治人二意老確）將以提躬自治驗則前聖危微之訓具在矣而尚未可曰我有之也則必先自盡其心自審治好惡以來非徒倖獲于虛明也寔有其慎獨之積焉雖德輝內動而粥粥乎有幾微未愜之懷較然不欺其志則以之而敬德也有力夫然而歷聖之心傳始得為我授（忠信義誰能寔號精當如是）（對針驕泰）

受也將以裁物宜民驗則哲后官禮之書又具存矣而又未可曰我行之也則必先不違於物自推移絜矩以來非徒致飾于文為也實有其誠求之至焉雖作孚旁達而凜凜乎有聲色未泯之慮雜然不失其理則以之而範圍也有準夫然而百王之典制始得為我操持也是故其業彌崇其志彌下所施益廣所守益約蓋忠信與驕泰之勢無兩立也（此等波掉俱先輩寔學問真力量）抑後人之言得失存乎利害而古人之析利害存乎義理故末章推論生財深惡聚斂尤兢兢務澄之于其源哉

于此題之病無一犯于此題之美無不收如是合作而光華未嘗見于世世間佳文之葬送於俗目者豈勝箋哉于黃俞邰架上得之歎

喜彌目。忠信。人即作絜矩看。固非。離絜矩另標一道理名目。又不是。絜矩是心理之同然。忠信即在行處寔心上說。絜矩。即誠意章好惡推廣言之。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慎獨也。只此作次第分明。諸人不能見到此。

君子有　張

君子有大　得之

申言君子之有道。寔究其所以得之者焉。蓋絜矩之道何以有。惟其得之。是以有之也。忠信焉必也。傳者反覆至此。為君子決也。曰。吾言平天下而以絜矩之道歸君子。則道惟君子有之。而平天下者皆可得而有之也。然得衆得命。凜凜多危詞焉。豈非道介于危得。故因道而得者未必寔有可據也哉。乃今觀仁不仁之好惡。而蓋思君子之有道也。制心在一念之公私。而利害關乎兆姓。則是道也。得衆之大道也。必有得是道者。而後可得衆而王。擇術在朝廷之邪正。而禍福係乎一身。則是道也。得命之大道也。必有得是道者。而後可得命而興。吾于是知得道之

絜矩、君子和此君子又有別

自評計派

大道不指絜矩

唐德亮

○三得失層次分明

○根得衆得命出大道即提得字老

○快無敎

故矣大道不可浮慕也盡己而忠誠意所以達乎天德也近人而忠乎道所以本乎人情也君子曰道而可或得或不得焉則亦可或忠或不忠焉何以觀于仁人之好確有其好惡確有其惡無不得當如是即由是而推舍忠無以握樞可知也則忠焉必也大道不可虛襲也不疑而信求慊所以始于戒欺也不易而信貞固所以妙于幹事也君子曰道而可偶得偶不得焉則亦可偶信偶不信焉何以觀于仁人之異于不仁好無私其好惡無私其惡而靡有憾如是即由是而推非信無以化教可知也則信焉必也于是道為君子有矣忠信者之心靜之故道之所歸忠信者之心虛之故道之所集而君子自善其得道之原必以此道不獨為君子有矣不自輕其道之故不遺忠信之大全不自惰其道道亦不略忠信之一節而君子教平天下者得道之法必以此吾人將通之生財矣

三得失平看不得大道正是得衆得命之原此件為一層則得失亦高一層前二得失是向功效上說開去此處得失是向身心裡說進來此件一得則無不得矣起二比何等直捷了當

明快老橫是所長也儘多空疎則于理欠精確文人每坐此病廣流讀之反棄其明快老橫而實其空疎以為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秦人燔書而追罪燧人氏也○大道鑿定用人理財固非又有直指即

絜矩之道其謬同也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非即大道也絜矩之道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備之中庸行達道歸于達德道德一本于誠相似故有絜矩之道之君子以德稱有大道之君子以位稱各有確義不可混也

君子有　唐

君子有太　得之　葉先登

君子即心為道而得非外求矣夫天下非大道不可平也而豈忠信外有大道乎君子惟其得之是以有之耳且大學合明新至善而要于能得蓋未有無得而可言學者斯則專乎求內之事也而求外之義亦緣之而備著故吾釋治平而一徵之國再徵之命亦既侈所得之有自矣（來路過清俱上節者誤也）（是此節見故落脈處）平天下之君子夫又何以得此國與命哉（二比當發）（首句大道此却混過）啓土建邦河山雖能媚主而深宮敬念猶日壓其底綏式休俾熾帝眷日求多方而明堂昭受直操券于戢穀君子蓋有大道者也國大命大總歸道之大無兩大也而大道之得必以忠信也衆得善得總以忠信得有全得也（出清晰）（並出）（非體且刪下文矣）（此語蓋如切）操大勢者必建

于極君子規模濶遠行一便民之事去一拂民之事皆有深意非愚民所得知也而相屬以忱相披以愫必敷心腹而達以朕意焉蓋慎獨之至矣斯以優進于蕩平耳承大業者必統于同君子意量周詳為民而錫一命為民而議一典皆悉公心非臆衷所敢裁也然根于深愷行以確堅必進億兆而通以志氣焉亦誠求之極矣庶以協軌于正直耳無所積而幾倖獲可以飾情不可合道君子自藏喻來坦心質行家人之嗃嗃先白之而後元元以相及也積之久故得之宏大猷雖難幾而君子獨有休休之樂也哉無所本而希捷效于道偶合于大必難全收君子自求嘗後無二無虞皇衷之夙夜早毖之而乃勉勉以為憲也本之深故得之裕大化雖已邈而君子獨有覃覃之逢也哉是蓋正誼以原無計功之想而郅隆自致遂臻皞古之風大道在我國與命安徒哉始終只就三言得失語益加切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上討消息得真正脉絡來路去路都在裏許手眼甚高講忠信根原功候亦見本領細密

君子有　業

君子有大　得之

即有通處然、各自一話頭

君子以心為矩而絜其原於忠信焉、夫道從矩出、忠信其本務也、君子以平天下為心、有不於是求絜者哉、且平天下者必舉人心天命之本而操之、則主術其所審已、萬物各有托命之地、一人出為建極之原、業本殊途、而心惟一致、屢說而加詳焉、亦進求醇備之微也、傳言絜矩、而載引詩書、凡君子所以自考者、道顧不大哉、君子究圖于曆數之原、知夫物我異形也、而同情、故九有之孚、式昭義問、德寔偕衆以往也、於此有不治事而治其情之理、君子曠觀乎陟降之微、知夫天人分體也、而一致、故配京之模、鑒觀求莫、身寔載命以永也、于此有不求欲而求其

顧大申

來脉清出千渾然矜

貴

此君子贊歎不得

混語

心之端故自上出之為矩自矩出之為道所以得之其於忠信焉必也本其濯俗者以弘綱紀謂是權所致而非權也有從我而達彼者焉服物以誠不以偽有從彼而達我者焉示世以寔不以虛天下有道焉如是其周給者哉人已之勢萬有不齊體以至誠自無迎而拒之之事斯推行所以盡利歟本其章志者以通庶類謂是勢所及而非勢也有用獨不敢忽之心無私所以達忱有用衆不敢獨之心不欺所以完德天下有道焉如是其弘被者哉物我之衡參差不一酌以同欲自無拂而致之之煩斯性命所以各正歟由斯以觀得衆其後焉者也彼自有寔致其心之事故感召幽微朝廷以作孚為顯道草野以昭格為從王衆不可示而必之以忠信必之矩中之應物無爽者爾由斯以觀得命猶微焉者也彼自有厚集其心之隱故對揚宥密迪德勿以虞詐先觀政勿以二三玩命不可質而必之以忠信必之矩中之稱物而施者爾傳者至此本詩書之微詞微異同之齊致始信用天下之情不若定天下之性故求詳于誠正格致之端而審量於向背去留之故其於忠信也敢不慎哉敢不慎哉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有肉道練高融此當行作家文字然理不細處使此數者皆減却聲價不可不知也

君子有　頤

壬辰　湯俊旦

君子有大得之

○破○虛○而○切○當○

切言平天下之道當求之以至誠之心也甚矣君子之於天下必得大道而後有以平之顧大道具在惟忠信為難耳且所稱絜矩以修己治人之道其事不過一二大端公好惡於民決取舍于己一為愛民之道一為用人之道必積吾至誠以求之使天下不徒服吾之治而事事見吾之心則幾矣如樂只父母之愛民仁人之用人其所為好惡吾既已反覆詳言之矣然則有天下之君子宜何如哉天下之大君子持此事以治之竟無不可治由其事本于吾身而寔可以及于天下吾乃為著之曰此君子之大道也君子之尊必持此事以治天下而後天下以治

不必　只○此○是○

即俗解理財用人而小變之既如修己治人則不應復作此

解矣

○君○子○分○曉○

○二○比○于○類○上○取○神○空○靈○

○可○喜○其○用○意○最○高○

故時調

壬辰　崔雲觀客

由其事不徒求之天下而必求之吾身吾乃更為責之曰君子當求所以得此大道也然則忠信不可不深加之意也君子無好惡而一以民為好惡夫固可謂寬平之至矣是道也自謂盡心而心已未必盡必恍樸以蹈之度之厥心而慎其克單揆之輿情而儆其必孚蓋寔有一父母必不可已之道在此而吾切切以求得之者也君子有取舍而一以賢不肖為取舍夫固可謂廣大之至矣是道也自謂無欺而欺已未必無必端允以赴之發之寤寐而省其未摯恥之羣材而懼其或違蓋實有一仁人必不可苟之道在此而吾惕惕以求得之者也此非徒欲君子深之性情抑更欲君子寔之以學問也忠信固非待學而能而古人真閑之事載之謨誥皆足悚我篤摯之懷此非徒欲君子戒之人事抑更欲君子凜之於天命也忠信固屬帝賦之厚而天人感通之微微在民物更足厲我無妄之隱抑人主以寔心行寔政即謂之忠信後世求賢減祖之詔屢下而不免于內多慾而外飾仁義豈非驕泰之為累乎取境清逸綽有古力若於題理加細實則所發摘有不可方物者矣

○章內雜舉理財用人緣此二事是天下事之大者故舉以立論其實平天下不止此二事今又變而為愛民用人則用人亦愛民中事取舍即好惡之一端不可以作對也理財用人皆所以明好惡但取用人而置理財之好惡亦不可也摠之大道所該者廣單指一二件

首句止作責望

即小講之說

熟句率

追入一步

信須實有主夫世意甚佳惜不能根格致誠正發明此理耳人或以

有上得命不可對虛語

所以能忠

便說不去。

君子有　俞

君子有大　得之　戚藩

端好惡於君心、則道舉其全矣、蓋君心好惡所由出也、誠操忠信以用人、（解）豈有戾於大道者乎、今夫審國情者、貴乎治同、衡主情者、貴乎治獨、則以一人之心之難乎、固有甚於天下者也。好惡拂性、詎好惡之故乎、抑亦未聞大道耳。道虛存於好與惡之先、以待物之自定、既無違理之是非、與天下陰陽於權術以相救、道主斷於好與惡之正、以示法之必伸、又無緣理之喜怒、與天下飾聲於衡鏡而愈窮、是則君子所為大道也、然而槩言大道、猶得不得未可知之間也、有忠道焉、忠以事君臣之職也、而君亦不可無以示忠于其臣、蓋中心予之奪之、與循格進之退

（說大字）（語自佳）（忠信不惰道　忠信便要三用人說不得不粗淺至此矣）

之同事而異情也平日謹已絕私不敢一事僻違以自負乎宗社子孫之計如是而猶有負于任人乎則以此得之者必也有信道焉信以獲上臣之分也而君亦不可無以敦信于其臣蓋誠然用之棄之與漫然取之置之同名而異效也平日求慊戒欺不敢一意誇飾以自悖于清明強固之修如是而猶有悖于知人乎則以此得之者必也小忠小信可恃以偶得而不可恃以必得統之大道以明刑賞之無私君子所為與衆爵之罔不孚與衆棄之罔不格也得是道而準之即得民之本原繫于此矣偏忠偏信可期于半得而不可期于必得兼之大道以求我物之交盡君子所為無作好而帝簡已彰無作惡而天威已殫也得是道而循之即得天之美業隆于此矣可曰此大道也古之君子有之今之君子亦有之乎執成法而御精不屬也操虛器而規實不至也等之未聞大道耳

一言得失緊承樂只二節二言得失緊承慎德數節三言得失緊承楚書數節自是確不可移止因上二結有結有証此一結有結無証竟以正文舉之所以朱子統言平天下其寔各有專指不可混列只看下文申言理財操觚家雖一併承來却不敢明說財字將用人理財對舉出之便見得此二語該緊承用人了但能實心用人便是忠信平日好色惡臭毫無所欺方能以忠信用人此中又有源流之別

須句句不犯下而虛吻寔理又貫得下文方是此處患信方不淺却首句 自記

以上只是說絜矩故于上節特註云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正結清上文見此節之不粘連楚書數節也又于此節註云因上文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則此節當直承文王康誥兩言得失而不當承上數節又明矣餘選評張君曜文云此題是上承用人下接理財過脉不宜斷絕此正是謬論如其說理財上已說過下文不過因上有財意而申言之耳原非特起何用過脉哉揔之眼光拘小只在貼身上下尋來路去路而不知古人文章端緒接續脉絡貫通間見層出有別見于言外者其來路去路本自了然但粗心者自不辨耳一時紛紛大道有指絜矩者有指好惡者大槩主張理財用人者多亦有重理財而輕用人者若專主用人則又戚君特解戚君作家老宿而疎陋如此又句論其餘也存之以見不體認詳意精細輕于主張立論善人之謬

、生財有大節 吳宏

財有由生得其道而可常裕矣蓋非大道則財之生也無由衆寡疾舒之間足國者寧外是乎意謂平天下而及于理財亦惟因天下之人理天下之財而術已立于莫易矣故定經制者不越朝野之間而慶阜成者自非旦夕之計古聖王不務言財而亦未嘗諱言財其操之誠有要耳試與平天下者言生財乎美利之源王者不敢以聽之天地而務盡其節宣故體國經野悉本中正以為規而非關纖悉之術盈虛之數王者不敢以任之民生而務詳其經理故開源節流必本弘遠以立財而非僅通變之謀是蓋有大道焉固財所由生而平天下者之所不能易

（開局軒敞四者字）（單出）（何等警拔何等高華）（是大道）

也夫財不自生則必有生之者國無游民欤野無曠土欤道之所為九
（二比中歲四比要領得法）（點染經學自然典雅）
（不類杜撰財賦俗話頭）
職任民也而未也財非徒生則必有食之者官無冗員欤祿無素餐欤
（點道字從陰慶墨來）
道之所為六計弊吏也銀也寡也則道之相因者有如此領為之不勤
有等于弗生者俶載無違欤率作無怠欤道之所為董以三時也而未
也用之不節有甚于所食者出入有準欤豐荒有則欤道之所為均以
九式也疾也舒也則道之務全者又如此如此者生固生也食亦生也
（用二小比關鎖落來勾氣勢愈足）
而所生者常餘于所食而不窮為固生也用亦生也而所為者常浮于
（則字天然）（做恒足抱合大道）
所用而不匱則財亦何必更言聚哉蓋民生未裕而好行權宜之法患
（寬奢豐富語何處下得）
其道之速弊也惟今宮府內外而為之損蓋于其間將祖宗之所賠而
孫子猶得蒙其利則財并何必更言散哉蓋國制未定而浮慕夫捐惠
之文虞其道之易窮也惟統朝野上下而為之紀綱于其際將居恒之
所積而凶荒猶得藉其餘以為恒足信乎其恒足矣蓋財之必外固屬
（收拾）（周密）
本末之辨而國之常足亦惟好惡之公平天下者知之乎

首句不歪纏上文樹義弘雅中四段側裡還平重發恒足不作俗爛
之詞於吳君觀垣作亦猶鄧黃爭勝于伯仲之間是題文選者多
取浮詞俗調充之大要是叫街喝好語耳晏元獻譏李慶富貴曲詩
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
貴語也又窮人強作富貴詩云脛挺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

聞者絕倒。時作正玳瑁脛。琉璃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為真富貴氣象乎。

生財　吳

生財有大　節　正局　吳觀垣

財以生而裕。君子以道揆其大焉。夫財得其要而可理也。生食為用。皆有其道。而財不有餘裕哉。且平天下而不諱言財者。養天下之欲。而不必惠自我施。給天下之求。而不必德自我立。故約其端。不外一心。而咸理揆其制。可贍天下而不窮也。今夫慎德君子。有財而非財聚者。凡以生之之有其道也。財不必自一人有之。然為天下有之。而益見王者之無私。則所以廣其源者。自有均平之至計。財不可自一人聚之。然與天下聚之。而各得人心之所欲。則所以保其裕者。自有損益之宏規。是故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財。而道之大者。可約舉而盡也。天下之人。將惰

（人都是為朝廷）（足財此方是合天下足財一氣奔注體勢昌明）（不同他人根上節落脉夢骨）（大道只合如此）（簡括四者字提頓老筆）（有者字在）

盡農與冗員盡簡與是皆未可知則猶弗生也故財有以生為生者道在衆也財有以食為生者道在寡也天下之人趨時有節與匪頒有式與是皆未可知則雖生猶未盡生也故為亦所以為生者道期于疾也用亦全乎為生者道期于舒也蓋計人之類而生食為用原有相濟之權準人之情而衆寡疾舒皆有相因之勢則貨不必棄于地而力不必藏于身時贏時絀皆無荒飽之可虞故未嘗任術以求益而有事可以不因無事亦可以久安則量入以為出三九以計通以時以禮皆無貧富之相耀故未嘗殖貨以為饒而高曾可以貽之子孫終歲可以積之百世財之恒足豈不以生財之道大哉是以周官周禮之書法制雖詳

道舉其要而可盡總以見王道之精微冢宰司會之職規度甚煩道統其全而咸當總以昭王心之正大絜矩之君子其即天下之仁人哉

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諸人必枯弄半篇出題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若果應根柢上文則隆慶張鄧黃郭諸名作皆為失旨矣犯此者槩不入選得斯文猶見先民軌範也○管商桑孔其道何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凶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他皆忽略帶過即做亦不過填綴豐亨阜成無疆百年話頭雖有如無不堪置目此獨發揮當理湛深經術之

文

生財　吳

生財有大節　石鯨

大學詳理財之道務本節用而已矣蓋財亦平天下之大事也苟得其道何患不足哉當以大道理之傳者於平天下理財一事前言慎德復言大道以明財者亦人主道德之事也本之以道德之事則亦不必諱言之也何者財者天之生地之成亦必用以人之力然財者在天下在一國不必其專在一家以平天下之責平天下之心而務天下之本節天下之用蓋亦有大道耳大道不在聚亦不必在散而在生有以大公至正為生者非以一人為生以天下人為生也有生之者食之者為之者用之者天地之利在流行帝王之道貴順導故生之者所以為生而

食之者亦所以為生為之者所以為生而用之者亦所以為生有以成損益為生者以一人之生而為天下人之生也生之者所以為生而食之者何以為生為之者所以為生而用之者何以為生天地之利有盈虛帝王之道在節制惟生之者衆而後生必食之者寡而後生惟為之者疾而後生必用之者舒而後生誠如是也天下盡自然而然之職朝廷無不當然而然之施天下乘不可已而不已之時朝廷無滯已而不已之費財豈不恒足哉謂天下之財取之不竭者非生即謂天下之財止有此數者亦非生有大道焉故有自下生者有自上生者自下生者以生為生也自上生者以不生為生也以生為生而後多衣食之原以不生為生而後無奢靡之舉天下之豐享豫大皆從人主之清心寡欲所開謂平天下之財損下益上者非生謂天下之財損上益下者亦非生有大道焉故可以為下生者不必別求為上生者可以為下生者下以上之生為生也不必別求為上生者上以下之生為生也以上之生為生所為藏富于國以下之生為生所為藏富於民國用不加賦而益饒皆人主之愛養樽節而致此其為平天下之大道而平萬世之大道也

只提一生字橫衝直突所向無前空快文每忘輕佻淺薄而此但見其光昌老鍊其空快有本也

生財　石

生財有大　節　　厲士貞

理財有道、圖所以生者而自足已、夫國之不足於財者、不足於生也、生之則無不足矣、奈何不圖其大道哉、嘗觀天地有不盡者自然之利而帝王有不可不盡者經制之恩故以天下之地給天下之人而有餘而以天下之人供天下之賦而無不足每每以不足為憂者經制之失其宜而亦未講於大道也大道者因天因地之經而帝王治賦之善術也國家不可一日無財不可一事無財不可一人無財甚不貴聚而貴生非有以生之則其原竭矣國家尤不可一日不生財不可一事不生財不可一人不生財故貴生而尤貴道非有道以生

語下便見大道二字

論端橫出

之則其流亦竭矣故尚乎有大道也大道維何一在生而仍戒食以耗其生一在為而仍戒用以耗其為何者一人生之十人坐而食之（總發四句極其震動）則生者窮矣十人為之百人取而用之則為者又窮矣即或十人生之十人食而盡之則所生僅足以供所食百人為之百人用而盡之則所用尚不足以副所為終無救於窮矣吾既患生之者過少而尤慮食之者過多夫生者何可令其少而食者何可令其多歟吾既慮為之者過緩而恒憂用之者過急夫為者何可令其緩而用者何可令其急歟（妙理只在人情之至）然天下所生之人未必即所食之人而所食之人常不顧其所生之人惟以衆寡持其衡則食之數不令溢於生之數而生之數可日積天下所為之人即是惜其所用之人而所用之人多不念其所為之人惟以疾舒持其準則用之數不令浮于為之數而為之數得留餘如是則衆寡疾舒各有道矣財之恒足又何疑焉夫天下之財原無窮也天下不知所導而大君有以導之天下不知所節而大君有以節之則財之足不足於小民力作之思而足于君人經畫之意天下之財亦各有理也大君之導天下者祇因其當導而導之大君之節天下者祇因其當節而節之則財之足不足於君人錫予之私而足於國家寬養之力洵乎財之恒足之於生也足於大道也彼聚亦何為也耶

（結歸大道無不宏暢）

舉一切堆垛醲釀之物。與一切方幅潤綽之態。盡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采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生財 厲